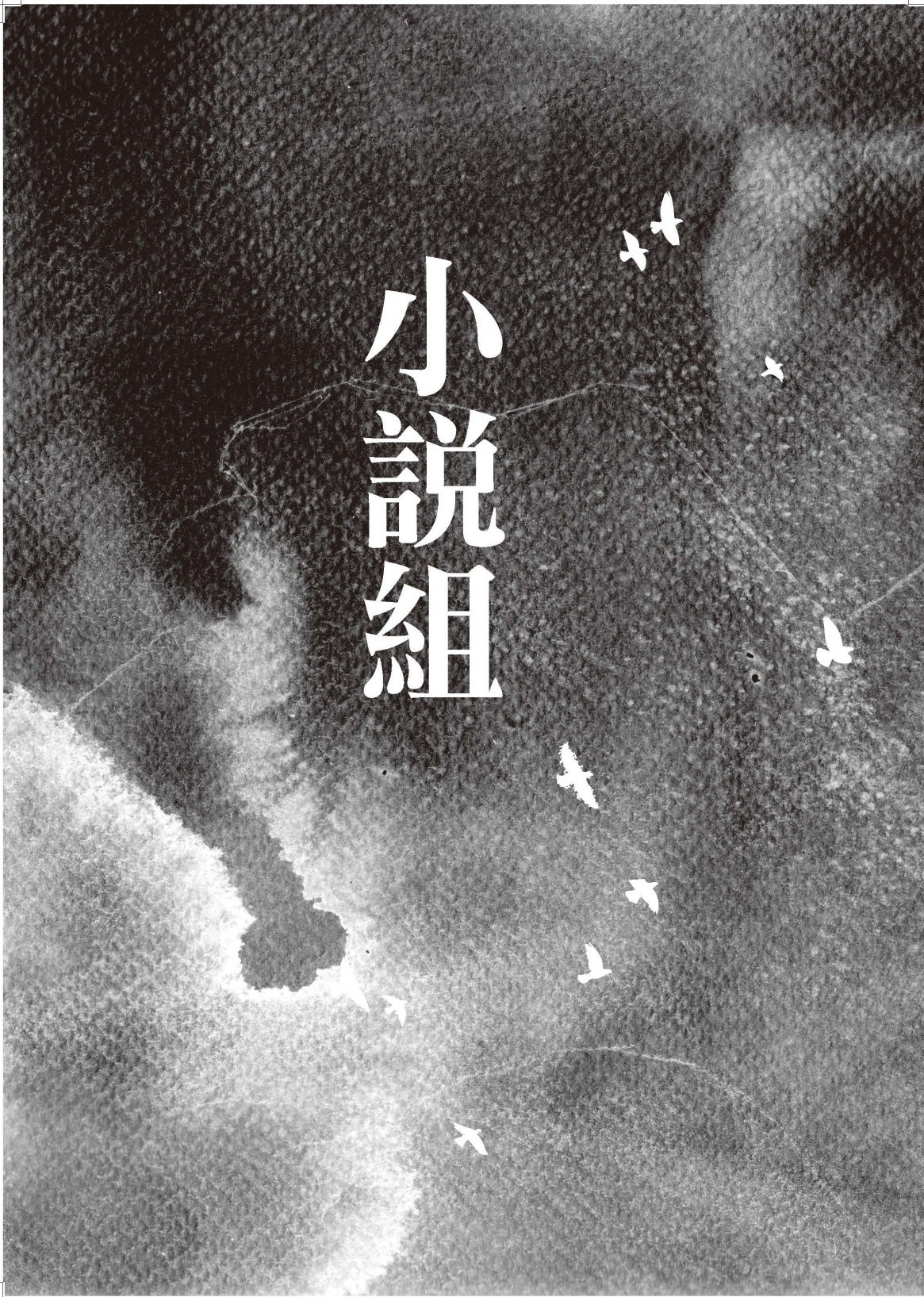


小說組



小說組總評 彭瑞金

本屆打狗鳳邑文學獎的小說獎，是由李喬、蔡素芬、陳雪、李維菁和我五位委員擔任評審委員。從獎項名稱大概就可以看出本獎項和過去已有變革的端倪。它不是過去常見的「短篇小說」或「長篇小說」，只是「小說獎」。本屆徵文辦法中，小說類只有六千字的下限，沒有數字的上限，因此應徵作品中，字數最少的一篇和字數最多的一篇，差距達到二十倍。這對評審而言，要拿定評量的尺碼，是很大的挑戰。

本屆小說獎共有一百三十件參獎作品，也是超越以往的踴躍。推其原因是獎金提高了，同時參加小說獎的作品，裡面只要含有「高雄」元素的，還有機會參加和其他文類的優勝者競逐獎額更高的「高雄獎」的機會。不過，小說獎的單一獎額提高了，得獎名額卻減少了，不見得有益於文學創作風氣的推廣。雖然不難猜測到主辦單位變革徵文簡章的目的是想以重金懸賞，以徵得佳作。不過，這有違文學生產的原理，如果重賞便能有好作品，那麼哪還有貧窮國家、貧窮地方的人染指文學的空間？所以，可以吸引一百三十人參獎的文學獎，卻只有三個得獎名額，可能形成中彩券那樣的機會主義效益。如果以獎掖文學、鼓勵創作為宗旨的文學獎，尤其是以公辦文學獎的立場，還是以獎金適度、多增加得獎名額為妥。畢竟文學的天才是可遇不可求，從來不會有人相信文學家是可以金錢培育的。以鼓勵文學創作的設獎宗旨言，應有相當比例的人得獎才有鼓勵創作的效益。本屆小說獎應徵的一百三十件作品中，二萬字以下的有一一六件，二萬字至三萬五千字的

有八件、五萬字的二件，七萬字的一件，九萬五千字者一件，十一萬七千字者一件，十五萬五千字者一件，合計約三百萬字。能在這麼龐大的作品群中脫穎而出，真的得有點運氣才能入選前三名。在作品眾多，篇幅差異極大的情況下，參加比賽的條件寬鬆，給獎名額吃緊的先決條件，對於評審是很大的挑戰。由於每位作者在選定題材的同時，都可能預估了作品的篇幅，例如，預定以八千字寫完一篇小說的作者，他的遣詞用句和一篇預計以八萬字寫成的小說，一定天差地別。關鍵在於評審如何拿捏作者的行文速率？百米賽跑的選手和馬拉松比賽的選手要放在同一的「美學」（藝術）平台上如何比較？阿彌陀佛，務請下次務修比賽規則，否則作為評審實在心虛面對如是之選評結果。

不過，比賽總有輸贏，評審的結果是所有評審委員依照比賽的遊戲規則（評審辦法）評定的結果，恭喜三位得獎人，也希望所有的參選的作者再接再厲，繼續為文學奮進。

首獎作品

幻身

作者 錢映真

傍晚公園的鐵鑄長椅上，思綺掏出了牛仔褲口袋中使用多年的按鍵式傳統手機，和時下人手一機的智慧型手機比起來，那晦暗的螢幕顯得相當迷你。

「我搬到高雄了。」她慢條斯理打了這句話，沒有選擇發送訊息的對象，就讓螢幕停留在編輯狀態，之後思綺便只是握著那幾乎可以藏在掌中的黑殼手機發呆。她抬頭凝望為她遮蔭的小葉欖仁，仔細觀察小葉欖仁指印大小淚滴型的葉片，淺淺青翠繁盛地佈滿了眼簾。她喜歡小葉欖仁那帶有生命力翡翠般的碧幻色澤，更喜歡從小葉欖仁難以計數的葉縫中望向天空。樹冠像一張細密的網把她保護得很好，又給了她足夠的網孔允她窺看那歸屬高遠無際的一切。

在小葉欖仁的傘蓋下，思綺仰著頭，看見淺藍色天空中彷彿被揪扯出絲的鵝毛狀卷雲，孤高橫在天際，色調卻是柔和的，絹絲般的奶白色模糊了雲相確切的邊界，所有的顏色就像色鉛筆畫出來那般充滿童話色彩，不張揚地。

她很滿意今天天空的顏色。

她站起身，按了取消送出的指令，將手機塞回口袋，精神的大喊女兒的名字，對女兒說：「該回家囉！」

坐在鞦韆上綁著蜈蚣辮穿著粉紅蓬裙的小女孩三歲左右，縮起雙腿使勁往前讓自己盪得更高，女孩抓緊鞦韆的鍊條嘟起嘴說：「不要！」

「那再十分鐘哦！」

女孩沒有回答，恍若未聞繼續盪著。

交易尚未成立。

思綺又坐回她的長椅上，倚著扶手，以手支頤，顯得德懶。這樣的延長賽通常還要幾回合，得等到思綺下定決心一鼓作氣將女孩扛在肩上像扛著一袋米奮力跑出這個遊戲場方能作罷。

時限是五點半。思綺是家庭主婦，在丈夫下班返家前她必須回家做飯。

今天是星期五，每週P公司製作的布袋戲劇集發片的日子。思綺住的大樓樓下就有一間超商，她要提早五分鐘帶女兒回家，回家的時候順便到超商買一片布袋戲DVD，一片110元，她每週最重要的消費型娛樂。她喜歡從超商店員手中接過DVD的瞬間（簡直像在領獎），儘管往櫃台望一眼就能看到貼著劇集名稱的透明壓克力架上本週發行的DVD外觀，然而能親手觸摸那週週不同以鮮綠或寶藍、珊瑚紅、帝錦黃等華艷色澤為基底的方形包裝袋紙面，近距離窺看紙袋中間圓形透明膠紙底下印在DVD圓標上的本週主打人物，像這樣的片刻總讓她感到十分幸福，若圓標上的人物是她喜歡的角色那更是百倍的幸福。

片子發行的時間是下午五點，若遇到新劇集首販免費贈送限量海報的活動，思綺會提早到超商等，等待的時間令思綺覺得特別漫長。那一次，她左右觀望超商裡進進出出的人，又不放心時時瞟著掛在櫃台後方的時鐘，思索會不會有人和她一樣是在等著拿那限量兩張的海報？她瞪大眼睛把秒針、分針的移動看清楚，店員似乎也感受到她充滿壓迫感的眼光，分針和數字12對齊的瞬間就立即將整疊DVD擺上櫃台的壓克力架。思綺牽著女兒的手一個箭步衝向櫃台，發現在意這件事的人只有自己，不免覺得寂寞……

原來排在她身前正在櫃台結帳的先生只是買菸，排在身後的小姐好像打算寄東西，另一位超商店員放好

片子就向思綺身後那位小姐招手拿單子給她填。

像這樣的畫面並不陌生。

也有很多次，思綺遇過和她一樣來買片子的人，通常都是上了年紀的中年男子。思綺想，他們愛看布袋戲的理由大概和我不一樣。

遇過熱心的超商店員，是個阿桑，特別愛聊，拿片子給思綺的時候好奇的問思綺：「這是你要看的嗎？」

「對啊！」

「哦，很少聽到女生喜歡看布袋戲捏！」

其實網路上愛看布袋戲的女生很多喔！思綺本想這麼告訴阿桑，後來又覺得話題會沒完沒了，只是傻笑輕輕晃動手中的片子就走了。

在朋友或丈夫眼中，思綺就是個布袋戲迷，她的筆電桌面是布袋戲人物，冰箱貼的也是布袋戲海報，聽的mp3全部都是布袋戲角色的配樂，去KTV唱歌點的都是跟布袋戲有關的歌曲，最愛唱西卿的〈苦海女神龍〉。

婚前她曾在大學裡某個理科實驗室當研究助理，一次有個學妹經過看到她的筆電桌面，很好奇地問她：「學姊為什麼會想把布袋戲角色放在桌面啊？」

「因為很喜歡啊……」對思綺來說放布袋戲角色的桌布和其他人放電影海報或明星照片當桌布是差不多意思，她不曉得學妹為什麼會這麼問她。

「嗯……」學妹彎下身又仔細瞧了瞧思綺的電腦桌布。

那時思綺桌面放的是一個叫侂雲的角色。金色的長髮、抑鬱的眼神，俊秀白皙的面容、眉心一點晶碧寶鈿，書生般的髮髻上縛著飄羽銀冠，手中倒扣一把挽穗長劍，顯得出腰身的白衣灰袍，肩頭繫著一襲雪色披風，連鞋面上都綴著羽飾，是個充滿斯文氣質的劍客。而真正讓思綺喜歡他的原因是這個角色身上許多有口難言的苦楚，非常輕盈的形象卻背負著生命中締結關係的每個人各自不幸的沉重。

關於這個角色，思綺有太多可說。腦中翻騰繫乎此身的情感並不完全來自戲劇本身，更多是她想像的，她以為、認為可以從侂雲的眼眸中讀出的獨屬於觀戲者一廂情願直覺式的理解。因為這樣超乎常情的理解，思綺當時已編織出劇情中不曾交待關於侂雲的出生、家世、如何拜師、如何成長、如何突破自身劍術的極限、劇情中暫時失蹤之後的未來，包含侂雲可能真正在意的人到底是誰？那些在布袋戲劇集中出場角色只以某一段人生參與了劇情，其過往僅有幾個回憶片段或他人口述帶過的微妙剪接空白，成了思綺每天夜晚下班後獨對鍵盤敲打、推敲他人人生的樂趣。但或許不能簡單用「樂趣」兩個字來說，有時思綺為自己所想像關乎侂雲的悲慘身世傷心，她打了一段自覺傷心難忍的話便翻到單人床上流下不知情由的眼淚，而她的心確實痛著。

彼時她以為將視線停留桌布上的學妹（停留的時間比其他人要久）會問她關於這個角色的來歷、個性，問她為什麼喜歡他，但學妹只是帶著略顯為難的口吻對她說：「可是學姊，妳為什麼會喜歡一個木偶呢？它又不是真正的人。」

頃刻間，如同安徒生筆下《雪后》開頭所說的鏡子碎片，透過那鏡子的碎片，眼睛所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會變得非常醜陋。思綺覺得那樣的碎片也飛到了自己的眼睛裡。思綺杵在筆電前，反覆咀嚼「木偶」兩個字，再看着自己設定的電腦桌布，佾雲的背後有幾道不自然霓虹燈彩般的弧形劍光，像是粗糙合成的靈異照片，而他的眼睛是木偶師傅畫上的，除了開眼、閉眼的操控線所給予的結合身體動作的套組變化，他根本不會有其他眼神。

思綺感覺很震驚，慌亂把桌布換成一幅雪地裡的風景。

凝視著那高解析度的攝影作品，靜謐的荒原，除了雪與松，別無他物的銀白世界，思綺覺得自己剛剛好像埋殺了一個人。

幸而那樣令人直指醜陋的碎片很快就脫離了她的眼睛。晚上她抱著筆電回家，又換了一張桌布，這次佾雲的背景是秋日的楓紅。少了誇張的劍光合成，佾雲低垂的眼簾仍是那麼哀傷滿身的，思綺看了他好久，覺得分外思念他，甚至忍不住伸出手指輕輕觸碰照片中佾雲的唇。

她很快縮回了手，她感覺到她的行為像是一種侵犯。

有很長一段時間，除了吃飯、工作、睡覺，思綺把生活中剩餘的時間都花在了網路上。她在網路上蒐集喜歡角色的資訊、圖片，也將那些曾經敲打編織的文字分享貼在相關論壇。找到那個專門張貼布袋戲衍生創作的論壇時，她非常開心，論壇同時提供互留私訊的功能，慢慢地，思綺也認識了不少同好，大多數都是女生。

每天思綺都會瀏覽有沒有新的文章，她也儘可能定期更新自己的文章。她期待有人回應自己，即使是隻

字片語都讓她很受鼓勵，偶爾看到一篇很長感想，她會反覆反覆地讀，甚至印出來留念。感想所提及關於思綺所寫的角色，其心態上的矛盾分析，總讓思綺悵然良久，她意識到不知不覺間她把自己成長過程中曾經感受到的傷痕以放大的方式投射在喜歡的角色身上，她期待別人喜歡自己詮釋的角色，其實是因為她渴望別人喜歡自己。面對親友她難以啟齒的煩惱透過文章中虛構的武俠情境，因為絕對的非真實，反而讓思綺能夠坦率說點什麼了。

思綺就是在那個時候認識了季子。

一個暱稱季子的小女孩在思綺貼的文章下面回覆：「感覺讀這個故事的時候心情很悲傷，故事裡每個人都很執著，卻什麼也抓不住，問題不在沒有愛，問題在於愛摧折了每個人所能承受的極限……」

思綺開始和季子通信，如果兩個人都在線上，就直接在線上聊。她們幾乎天天都聊，聊彼此正在進行二次創作的角色。季子也寫借雲，同一個布袋戲角色在她們兩人各自想像的世界裡有著不同的前段人生卻又交疊著相近的煩惱。後來她們聊到彼此真正的人生，除了布袋戲，她們都喜歡CLAMP的《東京巴比倫》、也喜歡屠格涅夫的《父與子》、卡繆的《異鄉人》，季子只小她一歲，她們高中時都唸K女中，她們都學過鋼琴，她們都是長女……

像是核對著我輩族類的系譜，思綺和季子猶如運氣極佳的猜謎選手，快速辨識出彼此相類的特徵。

思綺覺得不可思議，季子不是一個全然陌生的人，她們曾在同一個場域中生活了這麼久，或許她曾走過季子教室的窗前，而季子就在窗邊讀書。思綺想像著各種她和季子可能擦肩而過的最近距離，包括排隊上廁

所的畫面，只是她想不出季子的臉。於是她問季子，願不願意出來見面？

季子在網路的私訊裡回她：「我們的生命中有太多巧合，見了面之後，會不會把我們的緣份用光啊？」

思綺怔愣好一會兒，不懂這是答應還是拒絕，又打了訊息過去：「不見面也沒關係的，其實我也還沒跟任何網友見過面呢！說起來怪緊張的。」

凡事都要思考清楚再把話說出口的季子，很快丟回一個訊息：「那我要當第一個！」還附上一個笑臉的符號。

思綺和季子的第一次見面約在高雄。季子當時在高雄唸研究所，在嘉義工作的思綺坐火車南下見她。在人來人往的前站出口，很奇怪地，思綺一眼就認出了季子，或許是因為季子動也不動站在那裡，就像一尊美麗的木偶吧！

那是春天，季子戴了一頂麻紗材質的米色英式遮陽帽，白色挖肩雪紡紗上衣搭配水藍色長褲，如瀑長髮，高挑纖瘦的身材像是漫畫裡的美型人物，唯獨手裡提的一只印有俏雲Q版圖片的紙袋顯得突兀，然而也唯有這個紙袋能讓她們毫無障礙確切認出彼此。

思綺怯怯走向季子，甚至沒有勇氣仔細去看季子的臉。相比於季子近乎完美的身材，她自己直統統的身材加上牛仔褲、運動鞋、印著猴子圖案的短T，簡直像個笨蛋，幸好身高平手呢（原來連身高都是一樣的）！思綺感覺到不安，甚至心跳加快了。季子本人有一種異質性的纖柔，挺直的背脊彷彿下了很大的決心才站到了這裡。綠燈亮起的剎那，季子牽起思綺的手，說了一聲：「好軟。」便拉著思綺往火車站對面的公車總站

走去。等公車的時候季子一直拉著思綺的手，直到思綺自覺手心出了汗，微微動了一下，兩人才各自意會了什麼而同時將手鬆開。

搭公車時，兩人並肩。季子拿下遮陽帽擱在膝上，思綺看見了季子靈動的雙眼下方為數略多的雀斑，這讓思綺稍感安心，彷彿她期待著季子的缺點。思綺不要太懸殊的相認，她不是要和季子比較，那樣的期待倒像是思綺擔怕自己將因毫無競爭力而被季子拋棄。

那一個下午，她們先是一起到歷史博物館看一個叫「掌中乾坤——高雄布袋戲春秋」的特展，季子似乎對早期的木偶沒什麼興趣，只在 P 公司提供展出的幾尊電視木偶前駐足。看完展，兩人買了飲料坐在愛河邊的石椅上一邊注視來來往往的人群，一邊聊著布袋戲最近的劇情，還有彼此近來想寫的文章，偶爾開一些低級的玩笑，說起來跟平常在網路上聊的沒什麼不同。忽然間兩個穿著 K 女中制服的高中生從思綺和季子眼前走過，思綺揣摩著學妹在假日穿制服的原因，季子則轉頭對思綺說：「好羨慕妳哦！」

「羨慕什麼？」

「高中時就可以跑到離家這麼遠的地方讀書。」

「住校很辛苦耶！」

「不管怎麼樣，妳長大了啊！」季子笑了，接著說：「哪像我，別說國、高中，連大學和研究所都沒有離開過這個港邊呢！就像愛河上的這些遊艇不停在這條河來回移動，卻怎麼也離不開這條河。」

「那妳畢業以後會想在高雄找工作嗎？」

「這也太悲劇了。妳為什麼要這麼早問我這個問題？」

「哈哈，對不起啦！」

季子伸手撥掠耳際被風吹起的髮絲，重新將她的帽子戴好。

「妳看過《海上鋼琴師》嗎？是電影。」

思綺想了一下說：「好像沒有。」

「就是一個在船上出生的鋼琴師終其一生都沒有離開過那條船的故事。」

「終其一生」四個字透露了結局，思綺故意皺起眉頭對季子說：「妳爆雷了哦！」

這次換季子尷尬地道歉。

但那原不是她想說的話。季子憂傷的眉目令思綺緊張，一種被過分美好清澈的情感強烈吸引而不知所措的緊張。

「欸，我覺得即使是一條河也有很多不同風景。就像今天的見面，如果我們約在愛河。會不會一個人一直在上游等，另一個人一直在下游等，最終沒有見到面？」

「不會有人約得這麼不精確的，何況我們有手機啊！」季子果斷地回答：「會那樣約的人，一開始就希望見不到吧！」

細數起和季子要好的日子其實只有兩三年，見面的次數恐怕也不超過十次，只是每次見面都是好長好長的談話，長到思綺有時會想不起來究竟講了什麼。彼此的關係沒進沒退，也不是在戀愛，但有時又很像。有

一次，季子來嘉義找思綺，時值週末，就在思綺租屋的小套房過夜，思綺翻找一些自己收藏的布袋戲同人誌給季子看，那是一些思綺蠻喜歡的作者自費出的書，思綺口沫橫飛地介紹這些書籍的內容以及她喜歡的點。

季子忽然表情嚴肅的問她：「妳喜歡S的文章勝過我寫的吗？」

「當然不是啊！妳寫的文章有一種我不懂的哀愁，連被妳說很哀傷的我都沒辦法穿透過去的冰冷。我很喜歡這樣的妳啊……」

她們兩個人坐在巧拼地墊上，季子環抱著雙臂，把頭埋進臂彎，「對不起，問這種問題讓妳很為難吧？」

思綺當然也只能說：「不會。」

為了轉變這種氣氛，思綺又想到當日路過漫畫店新買的日本BL (Boys' Love) 廣播劇，其實她根本聽不懂日文，只是因為很多網友在討論，她就忍不住買了一片俗稱B版的盜版CD回來。喜歡同人誌的人不一定會喜歡BL，只是兩者喜好的人口會有所重疊。思綺和季子都有把喜歡的布袋戲角色配成一對的習慣，她們都喜歡不受性別限制的愛戀，所以偶爾也會接觸一些BL漫畫或廣播劇。思綺問季子想不想聽，懂一些日文的季子說：「我聽聽看。」

播出的過程季子起先翻譯了幾句，之後隔了好幾句她都沒說什麼，思綺也不在意。當收音機傳來兩個男主角開始哼哼哈哈歡愛的聲音，思綺還抱著搞笑的心情想對季子說：「兩個男聲優是怎麼在錄音室配這種讓人害羞的劇情啦？」

未及出口，季子冷不妨對思綺說：「可以關掉嗎？」臉色僵白的她神情裡帶著歉意。

「怎麼了嗎？」

「我覺得跟別人一起聽兩個男人做愛的聲音有點奇怪。」

「這麼說也是。」

思綺還記得那時聽季子說出「別人」這兩個字的時候心裡有一種特別異樣的刺痛，就像那些她為佾雲哀傷的夜晚胸口無比真實的痛覺，她想說這又沒什麼，妳也不是常常跟我開一些想要誰把誰推倒的玩笑嗎？可是，不是，不是這個刺痛了她。思綺意識到有什麼是可以發展的，但是季子先踩了煞車。

也是遇到了季子，她才知道自己並沒有自己想像的那麼聰慧敏感。

對於季子，她採取的許多行動，都是有欠考慮的。

然後季子就去洗澡了，隔天季子對思綺說她因為認床睡不好，想早點回高雄休息，思綺感覺有些敗興送季子去坐火車，離別前季子想到了什麼吞吞吐吐對思綺說：「其實我覺得買盜版CD是不道德的。」思綺難堪的低下頭，如果要辯解說她覺得日文原版動輒上千塊的價格實在太貴，已經在工作的她實在沒資格說這種話，如果說她覺得這個CD不值那個錢（因為她根本不懂日文），她相信季子會更生氣。燦爛揮手，微笑道別後，兩個人有好長一段時間都沒有再約下一次的見面。

在那段心中情感彷彿忽然被誰降溫的日子裡，兩人在網路上的言語也都鑽得太深變成爭執，猜謎的好運彷彿被用罄，對話裡挑出來的盡是差異。思綺常常提早關掉電腦，強迫自己躺到床上睡覺。她時常夢見佾雲，她正寫著的關於佾雲的衍生故事還沒寫完，剩最後一章，她在這一章裡讓佾雲陷入陰暗衰敗的困挫，自毀又

自憐，她決定要讓自覺沒有心的俏雲去試著愛一個人，儘管那是一個讓俏雲痛苦萬分的人，也是最了解俏雲的人。

她有時夢見俏雲漫無目的追逐著什麼又突然跌倒，臉上滿是汙泥，好像誰都不在，沒有人能救他，而俏雲的視角正是她自己的視角。

有一天晚上，她夢見自己變成了一個男人，她把季子抱在懷裡，不停吻她，現實中沒有任何性經驗的自己在夢中毫無障礙的意識到自己進入了季子的身體，像她熟悉的那些BL漫畫裡的H場面，她感覺有什麼劇烈的情感從內裡噴發出來，經過夢中虛擬的陰莖進入了季子體內，她感覺到她們彼此相愛。

醒過來的時候，她清楚意識到這是性慾。

思綺唸大學時，班上分別有一個男同學和一個女同學不約而同各自對思綺出櫃。思綺都問過他們同一個問題：「你（妳）什麼時候開始知道自己是同志的？」他們的答案出乎思綺意料的早，都在國中時期就已確定。那個青春正萌發，身體性徵發育中的階段，他們都意識到自己感興趣的對象是同性。

但是思綺不是這樣，思綺國中的時候沒暗戀過任何人，她只立志要當科學家，她看偉人傳記，想要發明點什麼拯救全世界。唸K女時，她暗戀過一個長相俊俏的儀隊學姊，在她心中，那個學姊就像個理想中的半男性，漫畫《凡爾賽玫瑰》裡的男裝麗人奧斯卡，她不曾慾望學姊頸部以下的身體。有一天她在保健室巧遇學姊，看見學姊臉色蒼白拿著保溫袋敷著下腹部，她嚇了一跳，原來學姊也有生理期，這不是明擺的事實嗎？因為學姊是女生啊！如果她喜歡女生，為什麼那一瞬間她感到失落呢？唉！她連學姊在校慶時咬著吸管噁可

樂都莫名的失落，或許是因為凡爾賽宮沒有可樂。

如此劇烈想要獲得一個人、摻雜貪愛痴怨渴求某種形而上的絕對結合，是在遇見季子之後。那時思綺已經二十五歲還沒交過任何男朋友。

幾個月後，她在台北場的冬季同人誌展遇見季子。那次同人誌展的場地是N大的體育館，季子喜孜孜站在攤位後面費力吆喝販賣自己的作品。那是思綺沒看過的季子，有點過分的活潑和漫不經心，季子身旁還有一個身材嬌小、面貌清秀，削著男生頭眼神十分銳利的女生幫忙對路過攤位的同好介紹季子的作品。

季子拉過那女孩的手對思綺介紹說：「非幻，這就是幫我的書畫插畫的花寒鴉，她很可愛吧？」

會場忙亂，季子無暇照顧思綺。思綺買了季子的書，一個人走到體育館二樓的看台遠遠看著季子和花寒鴉的背影。在塞滿五顏六色人群的體育館內，思綺看著季子和花寒鴉的頭一下子靠近，一下子又分開。

活動結束後，季子說要一起吃飯，花寒鴉顯然沒打算對思綺搭話，季子似乎也不覺得這麼安靜有什麼不對，

她們三個人坐在一起，卻沒話可講。花寒鴉顯然沒打算對思綺搭話，季子似乎也不覺得這麼安靜有什麼不對，季子不停翻看自己的提袋，然後說：「我們來交換今天買的本看好了。」

於是三個人把袋子裡的書都拿出來放到了桌上，一人抽走一本低著頭看。思綺翻了幾頁，什麼也看不進去，那些明明很好笑的四格漫畫都變得不好笑了，只覺得自己大老遠從嘉義坐車跑來看季子，想為擺攤的她加油打氣，卻落得像局外人一般，依這樣的氛圍她相信在上火車前，她都不會有機會和季子單獨談話。

她站起身對季子謊報她買的火車票時間，她把時間說得更早，好早點離開。季子送思綺到簡餐店門口，

問她知不知道怎麼從這裡到火車站？

思綺語氣有些急躁的說：「我不就是坐捷運過來的嗎？」她反問季子：「妳今天有地方住嗎？」

季子點點頭：「我住寒鴉她家。」

思綺忍受著嫉妒將雙手插在褲口袋裡對季子說再見，隔著那一片玻璃門，她想像她離開之後，季子和寒鴉或許會把桌上的本都收起來盡情聊天，也想像季子在寒鴉家那可能展現的（如同在思綺家）抑鬱慵懶的模樣、以及她們兩個人睡同一張床的可能。

三十五歲的思綺回想起二十五歲那時自己為了一點小事生氣的模样，覺得有幾分懊悔卻也無可奈何。那時，她很難分清她對季子的獨佔慾究竟是友情還是愛情？她們對坐桌子的兩角時，思綺偷偷抬頭窺看那正低頭看本的季子，看見她淡紫色V型領口約略露出的乳溝，好像就有什麼東西不對了，跟夢裡不一樣了。

思綺忽然意識到自己追逐的情感從來都沒有真正的身體，如同學妹口中的「木偶」。

小時候別的女孩都是抱著絨毛娃娃睡覺，唯獨她抱著爺爺在城隍爺生日時自廟會買回的電視木偶。黑色尼龍絲作成的頭髮，梳著文生髮髻，白漆塗抹的臉，塑膠空心的頭，薄唇和雙頰都漆著淡淡的粉紅，那是一個模仿史豔文造型的塑膠布袋戲偶。

她每天晚上睡覺前都會把手伸進戲偶的衣服裡操演，像野台的口白師傅一個人操演兩種聲音對話，戲偶會問思綺心事，思綺就會告訴戲偶她的煩惱。她煩惱父親的病到底會不會好？她煩惱校際合唱比賽如果表現不好該怎麼辦？儘管從現代製偶技術進步的程度來看那絕不能算是俊美的偶，但是在思綺的記憶裡，她為那

尊偶深深的癡迷。兒時一次搬家，不知什麼緣故失落了，找了好幾天都找不到，思綺感到十分懊惱，她難過她甚至不曾為那尊戲偶取一個真正的名字。但到底後來她如何遺忘這份失落的痛苦，她也想不起來了，她以為的傷痛從來沒有她想像的深。

她懷疑戲偶是被母親丟掉了。搬家前，她基於一種莫名的衝動，將戲偶頭上纏綁的髮髻剪開，手指頭沾水將被膠水死黏的部份一縷一縷用力扳開，讓戲偶披頭散髮。她覺得這樣的戲偶很迷人，有一些傷心的樣子，受欺負的樣子。

母親看到那披頭散髮的戲偶時，曾經很疑惑的問：「哎呀，是不是壞掉了？」當下思綺不敢回答，她不敢說是自己故意弄的。母親也沒追問，就走了過去。

那時候是快要唸國中了吧？思綺雖然不曾暗戀過誰，卻不是從來沒有過性慾的。回頭想來，少女時期她曾在野台布袋戲表演時看見戲臺上演出惡霸強搶民女的劇碼。為了要表現民女被惡霸「欺負了」，操偶師會把女偶帶下又換一尊臉蛋相同但是穿白色衣衫的女偶上來，有別於金光戲常見加厚墊肩綴滿亮片的外衣，那過分樸實的白衣，其實也就只是一件白色衣服而已，讓思綺看了十分臉紅。即使毫無裸露，她仍意識到一些她不知該如何指稱、定義的羞恥感。

思綺從小到大都很愛看布袋戲，如果告訴別人這些布袋戲曾給她的感受，恐怕會被人鄙視或怒罵「別用妳那猥瑣的內心污辱台灣國粹」，大概會招致這樣的評語吧！

即使是對季子，她也不曾告訴過她這些再真實不過的回憶。她推開簡餐店那道玻璃門的時候，似乎她和

季子的可能也劃下了句點。她們仍是好朋友，但是思綺告訴自己季子不是戀愛的對象，只有2D的世界才是永恆的。她依舊喜歡看布袋戲，在俏雲之後，又喜歡了好幾個不同的角色，只是她喜歡的角色都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都非常的孤獨。

那些角色都擁有一個可以理解他們的好友或者結拜兄弟、甚至是今生最該提防的敵人。獨獨這麼一個人可以理解他們，但他們還是非常孤獨，因為在這漂泊江湖中，總會碰到幾個道德兩難的選擇題，也總會有那麼幾次遭逢不明所以的背叛。最終那些外表看來堅實的友誼，口白大師投入感情一聲聲「好友、好友」親暱的呼喚，都改變不了有人要離開，有人要死去，而有人要留著恨，這些必然要缺陷的過程。

思綺恆常在夜裡獨自觀看布袋戲，有了YOUTUBE之後，她更能反覆看那些特別令她動容的剪輯片段，於是她喜歡的角色在YOUTUBE的視窗裡重複的死去，或者重複的凝望他最在乎的兄弟躺在自己懷裡嘆氣，那樣的場面總是少不了鮮血跟眼淚。

後來透過朋友介紹，她認識了現在的老公，他們一起看布袋戲。思綺難過看著自己喜歡的兩個角色從好友走到決裂，她將DVD倒回去，重看了好幾遍，彷彿以為能找到什麼蛛絲馬跡，沙發上另一個陪她看戲的男人卻早已陷入深深的睡眠。

男人醒來抱怨：「還是小時候的布袋戲好看，既鬥智又談諧，動作也比較靈活，現在的木偶實在是做得太大隻了。」

又一次，男人抱怨：「木偶的眼睛還是用畫的耐看，現在裝這個像洋娃娃一樣的眼珠雖然逼真，但是讓

我覺得毛毛的。」

完全沒有在討論劇情。

如此幾次，思綺決定還是自己看布袋戲就好。然而她和這個男人其他方面都很合契，最後也還是結了婚。

結婚之前她通知了季子，她們約在介於嘉義和高雄之間的台南火車站，彼此坐車的時間公平。她們在後站出口碰頭，這次季子沒有精心打扮，跟思綺一樣，一身短T長褲。

兩人在熱天裡沿著綠蔭走了很長一段路，到長榮路巷子裡的一家咖啡館喝茶。飲料送上來的時候，思綺說她打算結婚，問季子要不要來參加她的訂婚宴？季子說她當然會到。

不知怎麼了，季子那次喝冰奶茶喝得特別急，恍若為了蓄積足夠的水分。季子雙手緊握著只餘奶沫的玻璃杯對思綺說：「嫁了人會有很多辛苦的事，妳以後要好好照顧自己……」說到一半就開始哽咽，眼眶紅了半圈大哭起來，引起咖啡店裡其他客人的側目。

隔著那張小桌子，思綺慌張伸過手去握住了季子的手，反覆揉著季子的手心像是一種哀求，認識這麼久，這還是她第一次看見季子哭。思綺開玩笑說：「說不定哪天我還要帶著小孩去投靠妳呢！」

「那當然可以啊！」季子勉力止住了哭，滿臉淚痕的，思綺只能從包包裡拿出整包面紙遞給她。

訂婚宴在思綺的老家潮州舉行，那天季子沒有來，往後思綺打給季子的每一通電話她都沒有接，送簡訊亦然。思綺打了一次又一次的電話，她都懷疑自己是騷擾狂了，然而她最怕的是季子出事。電話始終能通，簡訊也能送出，就是沒有人回。

有一天，思綺在送給季子的簡訊裡這麼寫著：「如果你討厭我了，請告訴我。」

隔了許久，季子回覆了一封久違的簡訊：「心中有事待解。」

思綺又送訊息問她：「要不要和我談談？」

季子也沒再回覆了，季子從網路上徹底的消失，她刪除了帳號和尚未列入精華區的文章，只留下還能讓思綺撥通、送簡訊的手機號碼。

思綺送簡訊告訴季子她會等她，她想到什麼就送簡訊給季子，因為一再地沒有回音，她也降低了送簡訊的頻率，到最後變成一年一次，季子生日的那一天。

這世界上確實沒有什麼永恆的事？

思綺對網路上另一位後來在論壇上認識的朋友湘湘說起這件事，略去夢境的刪節版。

湘湘說：「或許對妳那個朋友而言，妳的結婚就是一種選擇。無論如何，她不再是妳心中的第一位，妳有了孩子之後，她會排得更後面。」

湘湘中肯的推論讓思綺明白了一些事情，她意識到自己長期以來偶爾發送的簡訊或許對季子來說是相當苦痛的騷擾，像是有人下定了決心要往前走卻不停被人拉扯衣角。

她曾經氣憤季子的決絕，難道季子就一點都沒有擔心過我。經歷了這幾年婚後的歲月，思綺確實被歲月磨蝕得五感俱鈍。她不再能夢見侑雲或者把自己想像成布袋戲中的哪個人物，她的身體變得太具體，她無法再假裝自己是別人，有另一套的人生，她無法附著在她喜歡的角色身上盡情流淚，呼喊那些無法挽回的每一

件事。

她生女兒之後的幾天，婆婆、大姨、母親就圍在她的身旁看她怎麼餵奶，房間的門從來沒人去鎖上，作為母親這個族類的前輩們紛紛走進走出，對她進行技術指導，幫忙調整餵奶的姿勢。她們笑咪咪地盯著小嬰兒的嘴如何吸吮，吸得太久了，她們又擔心的問思綺：「妳到底有沒有奶流出來？她是不是都乾吸所以喝不飽？」

那些問題，思綺都答不出來。在即使是哪個不熟的遠親大嬸撞見她餵奶她也不會驚慌之後，她知道有什麼她想守護的東西破裂了。

她得到了塵世的圓融，失卻了心靈的寶劍。

慌亂的育兒歲月，一眨眼，曾經熟悉的論壇已全是思綺不認識洋溢著青春氣息的年輕作者。幾個跟思綺當年在論壇結識的朋友也都陸續因為走入婚姻或者工作忙碌，或者轉看韓劇、日劇、美國影集，退出了看布袋戲的行列。

只有思綺就是放不下，仍守著或許以她這個年紀不該投入那麼多心力的某些無以名狀的東西。

有時拿到的免費海報攤開後裡面沒有她喜歡的人，有時DVD播放了兩個小時，那些企圖讓觀眾笑、讓觀眾流淚、讓觀眾覺得武戲很精彩等充滿企圖心的劇情竟都不能使思綺感到激動。為了一段動人的對白而在電視機前面打滾的日子彷彿一去不返，思綺低迷的像是一頭失去性慾的野獸。她感覺心靈空虛，滴不出半滴眼淚。

最近，已經連續好幾個禮拜，思綺覺得自己無法被劇情振奮起來，儘管一個禮拜後她又會重新滿懷期待

的跑去買片。

一如預計，在五點二十五分的時候，思綺一把抓起女兒，將她扛出遊戲場。一離開那個場域，女兒便忘記了遊戲場的事，而是興奮的跟她一起走進超商。思綺讓女兒選一包零食，兩人一起手拉著手快樂地走到櫃台前說要買片子。

思綺整個晚上都充滿期待的，快樂地收衣服、摺衣服、煮晚餐、和丈夫女兒一同用餐、洗碗、烘碗、擦桌子、幫女兒洗澡、說故事給女兒聽、和女兒一起辦家家酒、陪女兒睡覺。等女兒睡著後，她躡手躡腳偷偷爬起來看片子。

最近倒楣的運氣如同始終抽不中的樂透一般，又是讓她無言的兩集。

思綺從播放器退出片子，將DVD收進紙袋放進一個蒐集盒裡，例行的程序。她走進臥室叫醒沉睡的老公對老公抱怨最近都無法入戲。

丈夫揉揉惺忪睡眼，打著哈欠，和思綺雞同鴨講：「什麼？好看嗎？」

思綺費力的解釋整個看戲的過程，期間又叫醒再度昏睡的老公好幾次，她下了結論說：「好像不是劇情
的問題，是我發生了問題。」

丈夫最終聽懂思綺的問題，摸摸思綺的頭說：「看戲本來就只是消遣而已啊！誰像妳看戲這麼認真啊！」
思綺點點頭，或許這樣才是正常的，那畢竟是戲。

湘湘曾經問思綺：「妳那時候為什麼會選擇和現在的丈夫結婚啊？聽妳講回憶的時候，怎麼想都覺得妳對那個朋友比較像愛情耶！」

思綺想了很久，這麼告訴湘湘：「大概是因為那個人不管睡得多沉，被我叫醒都沒有生氣吧！他身上有一種2D人物才有的可靠感。或許我只是喜歡瘋狂的故事，但實際上卻是非常膽小的人吧！最終我還是受不了必須揣測對方心意的關係，那樣的關係實在是太疲憊了。」

有許多事，發生先於理由。對湘湘所說的恐怕也只是思綺這幾年來在不停重組重記的回憶裡刻意爬梳出來的理路，她的理由逐年精練，像是濃縮所有畫面之後得到的合成構圖，無論概念上如何相通，都早已偏離事實的原貌。她需要一個朋友聽她說說季子的事，想聽聽不認識季子的人告訴她季子是怎麼想的？季子的離開也沒有留下任何理由，思綺甚至不能確定那是否跟自己有關？也許她只是單純被季子從人生裡刪除了。

「嘿！在我看來，妳又想要一個揪心的女朋友，又要一個安全的老公，這種類型就是希望大享齊人之福的類型啦！」湘湘下了這個結論。

在那場和湘湘的對話之後，思綺猶豫了許久終究刪除了季子的手機號碼（她甚至沒有背起季子的電話）。不再會因為一時的軟弱動搖去撩撥季子的世界，讓思綺安心許多。

她仍打那些沒有輸入收訊者的簡訊，打了又刪除。

最近她因為常常抱小孩，雙臂長出了結實的肌肉，只是小腹仍像帶顆躲避球沒生出來一樣。她每天在公園扭腰、跳繩，期待下一個週五發片日。

錢映真

個人簡歷

1977年生。國立中央大學大氣物理研究所碩士。曾任高中地球科學專任教師十一年，現為家庭主婦。隨身的包包裡習慣放一本想讀的書像依賴毯。文學資歷空白，但確實在人生潛移的零落狹縫中，斷續寫著，如一小塊、一小塊剝落入海的孤冰消融於網路的時間軸或傷損的硬碟空間。

得獎感言

我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都在懷疑自己是否具有寫作的資格，時常衡量腦海中構思的故事被寫出的必要性，縱使寫了又遮遮掩掩，想拿給人看又怕不被理解。一方面因缺乏自信而徬徨，一方面又覺得儘管身處資訊流通、影像拍攝如此便利的時代，仍有些許存乎於感受、記憶之間的音聲、情感、形貌若不是透過文字寫下就會徹底失落。感謝評審給我的肯定，能夠得到這個獎對我來說真的是很大的鼓勵。感謝家人對我的支持，感謝在寫作這條路上曾鼓舞過我的好友們。謝謝你們，我會繼續努力。



〈幻身〉評語 李維菁

〈幻身〉這篇小說以布袋戲與扮裝文化作為貫穿作品的切入點，貧乏平庸的現實與投注所有情感的虛幻世界的對照，同性情欲與婚姻家庭的交錯，階級認同與試圖穿越邊界的渴望，作者以極為細膩豐富的手法，推展開來一個豐美又哀傷的世界。

在通俗文學中以扮裝題材寫作者不少，但多停留在表層的描寫，〈幻身〉作者卻能把這個題材寫得深刻，伴隨女性成長面臨的自我追尋的歷程，揉捏整塑，並將雙性、無性的情感細緻處呈現出來，而非單純落入情欲掙扎的制式思考，好幾個轉變處寫得動人哀愁。女人那份試圖在現實早就架構好的生活體制中，試圖找一處縫隙，讓流轉的身心得到一個可安歇可悅美之處的渴望，作者成功地寫得深情卻不耽溺。

評審獎作品

消蝕

作者 凌明玉

沙發上，他斜躺的角度，看見對面陽臺那盞燈又亮了。不分日夜，那盞嵌在住家外陽臺的小燈總也不滅。他討厭那片亮光，白天看那燈亮著，不顯眼，天色越暗，越像一張掛在屋外的X光片。

對面住家籠罩在燈的光暈裡，模糊搖晃。如果他喜歡取鏡的畫面來說，失焦的光影，有種說不出的寂寞。他天天出門，兒子天天待在家。累攤在沙發上的他，將視線移回自家魚缸，剩點力氣剛好和金魚說話。

「相館越來越少，洗個照片跑了四條街，連個影都沒看到！」

四十公分長的魚缸有六隻金魚，都是珠鱗，圓滾滾胖嘟嘟赤紅的粉白的珠鱗，有的額頭腫了好幾個泡，那頭冠像戴上珠翠裝飾的小格格，有的尾鰭飄散彷彿仕女揮舞水袖。水族館老闆說，珠鱗可以養到雞蛋大小，他想起儲藏室還擺著養慈鯛一尺半的缸，缸裡造個貝殼景，再放進長大一些的珠鱗，望著這群金魚生氣勃勃翻騰玩耍，至少這個家看起來還有點生命力。

他喜歡和小金魚講話，雖然死亡總毫無預警靜悄悄來臨。有天早上起床發現五尾慈鯛全數陣亡，換了小金魚後，這批珠鱗取代了慈鯛聽他說話，小金魚繼續跟著他的指尖活潑游動，一切彷彿都沒改變，說話的人，聽話的魚。

「我只想要找一家能沖相片的相館啊。」他將手指伸進魚缸撈起一株枯萎的水草。

兒子坐在長沙發旁的電腦桌前，沒理會他說什麼，緊盯著線上麻將讓牌，過了一會兒，才懶懶回句：「不必找相館，便利商店也能沖照片。」

整天玩線上遊戲，摸搖桿和滑鼠的時間比和老子相處還長。兒子用之前上班存的錢買了大量3C產品，最

令他驚異的是高職餐飲科肄業的兒子還會組裝電腦，陸續網購了64M/7200轉的HDD、節能省電版顯卡、DVD燒錄器、電源供應器……有些完全沒聽過的東西還是從貼在紙箱上的出貨明細表初次相識。

蜿蜒交錯的線路將兒子團團圍繞，他也不想靠近他的領地，生怕誤觸了什麼開關，當螢幕一片漆黑，兒子取下耳機，他該說些什麼？

「喔，便利商店也能沖照片」他不自覺重複了他說的話。

他習慣一整卷拍完，精選幾張到照相館沖洗，本來有家舊相館開在捷運二號出口旁，到那一看，居然變成情趣用品專賣店。騎著腳踏車找遍了住家附近三條路街，找不到一家相館，倒是發現便利商店街頭一家巷尾兩家，兩家不同企業的超商僅隔著30秒斑馬線，要買什麼都便利。即使可以，他還是不想在那裡沖照片，沒人討論單眼鏡頭，也不交流拍照技巧，這哪是沖照片，只是沒有溫度的交易。

兒子大概不想知道他去了哪裡做些什麼事，他眼裡除了遊戲還是遊戲。客廳一臺桌機，房間一臺筆電和外接大螢幕，兒子白天會移動到客廳，上次有人來家裡，已是一年前的風景，為了拉網路線，說是頻寬不夠。兩人視線很少交疊，經常是他瞪著金魚，兒子盯著電腦螢幕，不必細看時間有何差異，兒子微駝背聳著肩那蠢樣和他下午出門時差不多。

兒子平常看NBA和打遊戲，他早上看看股票，午餐後騎單車出門閒晃拍照。父子倆每天都這樣過。高職餐飲科差一年就能畢業，春芳去世後，他說不想去學校了，可問的能勸的全數說盡，該唸書的還是不唸，該上班的索性不去上班。像是全家去風景區遊玩，太陽曬暈了，走累了，有人使性不看鏡頭，拍出來的臉孔

都是不情願上相的表情。

兒子一休學便接到兵單，他才想起，兒子晚入學一年，一沒學籍便得去服兵役。當兵兩年，放假回家的兒子越發話少呆傻，竟然學會組裝電腦還增加了各種配備。退伍後短暫兩三個工作不如人意，留在家裡的時間越來越長，沉迷網路遊戲，什麼事都不想做，也不急著做什麼事。

他軟綿綿的待在家裡，不是沒人管，而是管也管不動。他打遊戲時只動眼珠和手指，不搖不晃，幾個小時過去，不仔細分辨還以為兒子是個家具，人形化但缺乏人性。

妻子離開後，兒子某些情感也跟著死去了。父子倆越發沒話好說，他也不想多說什麼。他退休後好像和兒子一樣，什麼都不想做，也沒什麼事急著非做不可。生活忽然被抽掉一個固定的地點，支點傾斜，只剩下家，時間變得彎曲又可以無限延長。整個家，安安靜靜。

他常和金魚喃喃自語，但不管走到哪，都聽見兒子喀喀噠噠操作搖桿的聲響。靜止的氣氛慢慢滲透，侵入牆面和隔間，冷清是他們每一天的背景。

兒子休學成天悶在家，怕跟著出事，想東想西還是心煩，拼死拼活工作半輩子，五十幾歲也該為自己而活，他索性申請提早退休。這麼一想，心裡輕鬆不少。這個家的畫面開始固定在腳架上的鏡頭裡，按下錄影

鍵，故事會一直繼續。

春芳還在時，捨不得孩子叫餓說煩喊累，偶爾發現他身上有瘀傷，她總嚷著一定在學校被霸凌，不如休學或轉學才省心。妻子的憂慮不是沒道理，做為父親，似乎得拿個主意。

跑去學校了解狀況，或是找老師教官校長輪番吵鬧？調查哪些同學瞧他不順眼？他想多半問題出在兒子彆扭的個性，先休學思考往後，也不是壞事。但最後，他什麼也沒為兒子做，好像那些傷痕從來不曾出現，一切只是幻覺。

待在家的兒子像迅速拔掉電源的機器，更像是進入冬眠狀態的熊，慢吞吞移動，整日在洞穴躲藏。地震颶風或病毒瘟疫與他毫不相干，他的腥風血雨都在電腦螢幕上，每天戰鬥的是十幾個化名的自己。

他起身，走到廚房打開冰箱，拿出蘋果，發現午餐的鍋碗餐盤倒是洗好也放進烘碗機晾乾了。說兒子什麼事都不做也不甚正確，春芳離去後的家事，幾乎是兒子一手包辦，母子倆像是默契良好的搭檔，一個退位一個補位。

還記得接到警方通知去車禍現場指認妻子遺體，返家已夜深，兒子到廚房做了鍋熱騰騰的什錦麵，強迫他吃，兒子對著食物複誦了一遍春芳常說的話：「什麼天大的事，先丟在一邊，飯要吃吧。」

天大的事，是家人的消失。那時，他驚訝兒子的冷靜，彷彿死亡這件事，他已經演練過千百萬次。

兒子常飛快敲鍵盤和人聊天，卻很少和真人說話。他好像沒有朋友，也沒人打電話找他，更別說有人上門來找他。

有時接到一兩通電話：「阿爸，阿爸……我出車禍了！快來救我！我需要你……」

對方哀痛嘶啞的聲音甚至和坐在房間打遊戲的兒子有幾分相似，莫名感到親切和興奮，他曾試著回答：

「爸爸跟你說，先別慌，這時候千萬要冷靜，有沒有報警？肇事者跑了沒？」

「阿爸喔……要怎麼辦？我撞死人了！緊咧！緊匯錢到帳戶給我……」窸窣之間從激昂求救轉為斷斷續續的哭腔。

「好好好……別緊張，最重要的是你有沒有受傷啊？你在哪？快告訴我，我立刻過去找你。」他幾乎要潮濕眼眶，電話那端的兒子如此需要父親。

他想起第一次牽著兒子上幼稚園。兒子一看到溜滑梯，咻地掙脫他的手奔上前去，溜下來時卻被後面跟著溜下的小朋友推擠到頭和肩膀，兒子嚎哭著向他跑來，小手緊摟著他，靠在他懷裡抽抽噎噎的說：「爸爸……，好痛……，好痛，嗚嗚……我要回家，回家……」

他沉浸在話筒那方的哀哭，回憶過往，這些小事宛若才剛發生。

並不很久以前，兒子還在念小學，前妻雪芬癌症離世，半夜老聽到兒子抽泣哽咽，總要拖著毛巾小被子爬到雪芬睡床位置，才能安穩入睡。現在那個位置又空出來了。

「你先冷靜下來，聽爸爸說，不要怕，要勇敢……爸爸會幫你……」

他握著話筒說得情真意切——兒子此時忽然離開遊戲，走到他身邊，按下掛話筒的通話鍵，截斷了那個兒子和他的對話。

「爸，幹嘛和他們聊天？別理這種無聊電話，他們會騙你錢，你不知道嗎？」

「啣……」

被騙也沒什麼不好，對方這麼需要一個父親。他望著兒子轉身離去的背影，什麼話都沒說。

「噢——我們上次說話是什麼時候啊？」他問小金魚，他和兒子說話，真的說話。

搖擺著肥胖身軀吐著氣泡的魚，嬰兒般澄淨的眼睛滴溜轉著，一張嘴吞掉漂浮在水草間的飼料，餓了便吃，吃了就拉，小魚的腦袋裝不了太多未來，也不可能儲存過去。

他想起來了，上回兒子找他說話，當兵剛回來不久，去親戚介紹的海鮮餐廳不到三個月，幾次備錯了菜料，大廚罵他幾句就不想幹了。再上一次，曠課太多、幾個學科要補考，問他原因，支支吾吾問不出所以然，春芳那時出了車禍，顧及這孩子不想唸書或許是失去了母親。心頭一痛，也不想細細追問。

很難從記憶抹去那一年，家裡頓時少了一個人，父子倆生活再度亂成一團。

春芳去山上一家藝品茶餐廳接洽工作，在半山腰閃躲重型機車，結果車一偏撞上山壁，不知名男人開車。他回想，不管是妻子在陽明山的車禍或兒子工作時被主管刁難責罵，不在場的他，家人的驚恐和孤獨，生命、尊嚴、情感……他該如何感受真正的失去？

一切太不真實了。有次全家去海邊玩，他拍了一些照片，當時有卷曝光過度的底片，他硬要相館老闆沖出來看看效果，最後只見相紙上模模糊糊搖晃著熟悉人影，難以辨識面容，相紙上扭曲的臉如同不要人牢記。

「還不到一年，好像快忘記春芳的臉，最近想起的都是她年輕的樣子。」

他盯著魚缸裡靜止的珠鱗，魚鰓一張一闔，水汪汪眼睛如常，養了金魚才知道牠們日落而息，不見天日之際準時入睡，這和春芳很像，白天忙得團團轉，夜晚頭一沾枕即刻進入夢鄉。日日早起的春芳，總是精神奕奕打理一個家的日常所需，好睡好眠的妻子在睡夢時或許早就遺忘了失去的痛苦。

死亡是另一種與所有痛苦訣別的方式。他有時，幾乎想要儘快和妻子一樣奔赴那個不存在痛苦的地方。但他不能，他還有兒子。

失去妻子之後，說不想念只能欺騙自己。留在這個家的人如何繼續面對生活，這才是棘手難題。

「妳們說說，清掉她的東西，她會不會生氣呀？」他倒了點魚飼料進去。

小魚缸擺在沙發旁的小茶几上，春芳還在時，這裡放著一大落手作書籍和教材，一包包拼布毛線串珠的材料和手工藝講義，小桌子上擁擠著妻子在外熱鬧的生活，只要走出家門她便是社區教室的手工藝老師，她擁有十幾年來經營的小事業。現在都消失了。春芳長年教學的學生們，來家裡上香慰問，他就一點一點把屬於她的東西送出去，客廳空曠了一角，便擺上小魚缸開始養金魚，和小魚們說話。

他很明白憂傷會沖淡，小魚會長大，一直被關在魚缸的或許不只是魚。現在也只有小金魚肯聽他說話，牠們是雪芬、春芳，還有兒子。

重現記憶，像曝光過度的相紙，不可能聚焦的時間，無法留影的人，終究都會消失。

以前春芳還在他還上班，兒子多少依照秩序生活，上學放學，去餐廳實習，偶爾和同學去學校打籃球。從小學到高職，怕他餓他渴他哭他要媽媽，春芳日日早起打理兒子上學，做便當、裝一盒水果讓他帶去學校，事事周全像疼愛親生孩子。學校老師卻認為兒子嬌貴欠磨練，不時在聯絡簿親師交流欄位提醒：「請家長訓練孩子獨立，切勿凡事設想周到。」他和妻子覺得比起其他家長為了孩子動不動就去學校抗議這個那個，他們真的不算設想周到。

後來春芳發現兒子手腳偶有瘀傷，有時點狀有時針狀，她不只一次懷疑他在學校被人欺負，兒子總不吭聲，問也問不出所以然。做為父親，他能做的似乎比春芳還要少。他無法像春芳那樣直接掀起兒子的衣服，用萬金油一遍又一遍推著瘀傷。

這些傷口既不傷筋動骨也不見血光，有時陳舊有時新鮮，大小不一分布在身上，兒子不想說，將永遠成謎。兒子自小不願補習不去喝喜酒不想去爺爺家祝壽，不想做任何事，只要起個話頭，春芳總在一旁加料說服，兩人眼神示意的親熟模樣讓他彷彿是局外人。

只要不是過份要求，最後他都默許應允，沉默妥協，讓他一步步被母子倆畫在圈圈外。春芳常窩在兒子

房間窸窣聲，大多是媽媽細語兒子偶爾爆笑出聲，兩人一說近半小時，他認為青春期的男孩不喜歡媽媽這樣黏膩，春芳卻說，「兒子才不會想趕我出來，我們邊用藍芽傳音樂，邊討論他教室布置的事情啊。」

就像三人的合照，兒子經常靠在春芳那一邊，他是不小心入鏡的路人，顧自和他們一起大笑，畫面明顯的失去平衡，切割成冷熱兩邊。

兒子的確不會跟他談音樂和線上遊戲，在他看來，這些無聊的事情簡直浪費時間，有次快月考還在玩遊戲，他盛怒之下痛罵他一頓，還衝動的打電話給電信公司要求即刻停掉網路。那次之後，兒子更少和他說話，他也當他是存在這個家的空氣，兩人完全不交談，視線不再交集，形同陌路過了一個月。

「哪有這麼狠心的爸爸，也不看看兒子瘦得猴子似了。」

春芳半是哭訴半是威脅，說兒子越來越消瘦每天便當都沒吃完，老師聯絡簿又寫兒子病假請太多，要請家長去校面談。母子倆是受盡委屈的受害者，他倒成了加害者，腳架上的鏡頭，一分一秒紀錄著這個家庭的荒謬。

他的腦袋開始轟轟輾過許多鼓譟的蝗蟲，一口一口啃掉他的尊嚴，他的自由，一家之主的位置……他決心在全家福照片中不苟言笑，要給臉色就給到底，沒得商量，堅持兒子得先道歉，繼續這樣生活，他也無所謂。但是，擁有越多堅持，兒子離他越遠，妻子也越不快樂。

他想起春芳說話的神情，有點撒嬌有點恍惚：「這孩子真的很乖，有時我覺得他跟我很像，雖然住在一起，卻如此孤單，哎喲……我說不上來，他真像是把我當成雪芬了。就是感覺很無助嘛。」

當時他追問妻子，為何一家人同住一起還覺得孤單，這邏輯根本說不通。

如此一問，春芳打著毛線的棒針停了下來，虛弱又失神的望著他，咬著唇，一字一字緩慢的語氣，至今仍然響亮清晰：「因為你完全不懂失去的痛苦啊。」

「我也失去了很多……」他想回覆妻子，卻沒說出口。

失去不是比較級，失去如何量化？失去的痛苦，這五個字像宇宙黑洞，不管拿什麼來填補都毫無作用。終於這個家再度剩下相同的兩個人，他和兒子。他開始思索，如果世界真有詛咒，他的家是不是留不住一個妻子，一個孩子的母親，這個家，因此只能傾斜。

春芳遠從越南嫁至台灣，兩人過了十幾年安穩生活，她何嘗不明白自己是另一個雪芬，卻絲毫不減損她成為一個母親的企圖。她對兒子總和了兩個女人的愛。

後來兒子想做什麼事，只找春芳商量，再淡淡的結論：不想唸書、不想工作、想去考丙級廚師執照、想暫時留在家裡，總是簡單幾句話通知他。本是考慮她後母難當，由她寵著孩子，但兩人越發退讓，兒子便步步走向想管也管不動的世界了。

他不知道自己失去什麼有沒有人在乎，因為他是父親，他必須裝作若無其事。

兒子失去雪芬，他也失去雪芬，痛苦程度應該差不多。春芳來了之後，她失去了什麼……嗯，是故鄉，他沒有……那麼兒子和春芳還失去了什麼？他想不出來了。

一直到失去的痛苦，最近慢慢佔據整個家，他漸漸摸清什麼叫做失去的輪廓。

那個畫面，或許就像兒子這樣，不想面對的人生，一段一段從生命剔除。首先乾脆的丟掉不想要的，閃躲漠視，不在乎，再牢牢拽住僅能掌握的，最後就不怕失去了。

那麼妻子，她真的知道她失去了什麼嗎？

他想起朦朧記憶裡，他們一起看電影，春芳談起在故鄉的初戀，那飄忽的神情。

「爸，別一直餵魚，魚快撐死了。」

兒子忽然丟過來幾句話，拿下耳機，雙手往後撐著椅子，挺直腰桿做著伸展脊椎的動作。

「你有餵嗎？不是跟你說過，我來餵就好。固定一個人餵，魚才不會撐死啦。」

兒子聽了話，不回答，默默又戴上耳機，繼續玩遊戲。兒子說要暫時留在家裡的說法，一晃快一年了。

如果兒子現在再說出什麼決定，沒人幫腔沒人商議，他怕聽了心律不整、血壓升高，他也禁不起再失去一個家人了。

投資基金和股票，公家單位退休金、肇事者給的車禍和解金、保險理賠，加上這棟捷運站旁的房子，二十年不工作，父子倆應該也餓不死。他儘量不去多想妻子車上另一個男人，春芳畢竟比他小十幾歲，每個人都有一兩個說大不小的秘密，他也瞞著春芳投資了不少外幣，如今也用不著解釋了。

春芳離開後，像跟隨妻子的信念，他也開始事事為兒子著想。

兒子不愛說話可能是基因遺傳，他的話也不多，一句話能說完的事，讓他的心情比較不煩躁，話多不如話少，省話等於省事。有時經過兒子身後，瞄到螢幕，一行一行飛快滑動的文字，還夾雜奇怪的符號，兒子邊打遊戲邊和人交談，有時打字還呵呵笑出聲。

「他很能聊天啊。」他心裡納悶，也只是閃過這念頭，一旦兒子說：「爸，有件事我們來聊一下好嗎？」故作禮貌的姿態，不是兒子的風格，他也不喜歡，不如維持安靜的氣氛。

看著他的背影，兒子很久沒去理髮了，最近的造型都是隨便用紅色橡皮圈繫著小尾巴拖在腦後，說話時尾巴點點晃晃，他有時覺得是不是還有個女兒，撒嬌愛笑，每天都和爸爸點點頭說，「爸比，我幫你捶背嘛，要幫我買巧克力喔。」他發現自己把剛剛去超市買東西遇見一對父女的對話，放進兒子和他的生活了。

兒子好像聽見他心中獨白，轉過頭說：「爸，這關結束，我就去弄晚餐。」

他心裡顫跳了一秒，兒子離開螢幕那張臉，也沒太多表情，眼睛泡泡的永遠沒睡飽，一開口便看見他牙齦腫脹得像一說話就要吐血來。

兒子常說的幾句話都是提醒：「記得去看醫生」、「吃完飯記得吃藥」、「不要省錢，多買點新鮮的魚肉」。不了解他們日常作息的親友，大概認為兒子還算孝順吧。

「吃飯前先去量血糖。」兒子又補了一句。

飯前血糖、飯後血糖，扎針都怕，手臂和肚子都布滿了針孔，他想自己根本故意忘記去驗血糖。醫學發

達實在令人苦惱，再怎麼棘手病症，藥物和維生素器材皆可延遲生命，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折騰着他，每個月得固定去醫院就診拿藥，他小心保著命，多半還是為了兒子。

叮——，剛剛在超市買的火腿蝦仁蛋炒飯微波好了。晚餐就是三十顆水餃、一盤炒飯、玉米濃湯，兒子雖有丙級廚師執照，卻很少再大費周章去採購食材，反而常煮一些不需要大腦思考的懶人料理。工作接連受挫，兒子對自己的手藝也失去信心，不再興沖沖準備繁複手續的西班牙海鮮燉飯或義大利披薩，等著看家人滿足的神情……或許是餐桌上又少了一個分享的位置。

擺好碗筷後，他沉吟一下，說：「再燙點青菜好了。」兒子特別注意餐食所含的醣份。多出一盤青菜的體貼，他點點頭，表示聽見了。他繼續清理相機鏡頭，也收拾好散落在沙發上的底片，他打算明天帶數位去外拍，讓古董單眼休假。彷彿交換人生，他需要一些喘息。

每回轉換成數位拍攝，生活的細節不需再三被檢驗，想拍就拍，每一秒都自然可貴。單眼相機反而讓他變成一個猶豫不決的人，所有刻意等待拍下的畫面都非常矯揉做作。就像現在他和兒子坐在一起的畫面。

坐在餐桌前，只有電視新聞播報的聲音。兩人像在比賽輪流夾水餃沾好醬油到碗裡，不過他慢了兩三拍，他喜歡多沾一點辣椒醬，一盤水餃一下子就吃完了。

兒子想起什麼，停下筷子抬起頭，盯著客廳的電視說：「今天又去公園拍照。」

兩人不知從何時起，說話並不注視對方，眼光總聚焦在別處，似乎這般才能順利交談。

他瞥見兒子手肘內側又有一片瘀傷，看起來像是指甲摳的或是用筆管扎的，點點朱紅散布在他白皙手臂

內緣，感覺剛發生不久，或許是今天。這個傷，很面熟，以往春芳總趁著兒子睡著，緊張的拉著他去看，「為什麼總有這些傷痕，放暑假，我們兒子也沒去學校，誰欺負他呢？」妻子心疼著說。

一開始摸不著頭緒，後來他翻閱了一些心理治療的書籍，隱約感覺兒子的心生病了，又不想押著孩子去看精神科，光是想像醫生詢問病情，兒子拒絕說話的模樣，不禁難過起來。失去兩個媽媽，如何向醫生描述細節。深的淺的，星星點點，那些傷，好像兒子的淚。

他抹抹眼，若無其事嚼著水餃。他嚼不出太多豆苗蝦仁，廣告不是說這新口味的水餃很有料？

想起該回一下話：「我還騎了河濱那邊的單車道。」

「新規劃的車道」，想一下又補了一句。

「嗯。」兒子已經在喝湯了，「吃完飯要記得吃藥」。

「好。」一頓飯很快吃完。

他天天出門，兒子天天待在家，兩人的對話也差不多是這樣。



「對了，洗衣粉和衛生紙還有麥片都網購了，明天會送來。」離開飯桌的兒子又走回來，今天算是多話。

他點點頭，不忘表示聽見。他有時很想問他，「今天打到第幾關，破記錄了嗎？」

到底是父親鼓勵兒子整天窩在家打電動？還是單純的關心？他不想認真分辨兩者的差別，而是後悔剛剛開始兒子鮮少出門，他毫無警覺，等到兒子幾乎不踏出家門，他已經無力修正生活秩序。

又想起了春芳還在的時候，她是調整他與兒子的砝碼，左邊多一點，右邊少一點，永遠剛剛好平衡，看起來一路順遂的從今天安然抵達明天。現在才發覺，日日是好日，好難得。

兒子平日頂多拎著垃圾到社區子母車，丟完即刻坐電梯回家，算是一年來離家最遠的路途，日常所需都由網路供應，電話瓦斯水電費也透過網路轉帳解決。兒子說沒有出門的必要，出門等於浪費時間。

他的時間很多，他不懂兒子的時間為何就是浪費？又不需要搭捷運換公車趕打卡，他以前上班來回交通要花三個小時，人生過了一大半，也不曾想起自己浪費了多少時間。

吃完飯，他撇亮茶几上的檯燈，打開數位相機，「螢幕真小，怎麼拍糊了？唉呀，老花眼鏡沒拿下。」自言自語，他的話還是銀給魚缸裡的金魚聽了。

他皺著眉緊盯相機螢幕，若非颶風下大雨，他每天一定騎著腳踏車四處遊晃，隨手拍下在公園裡玩蹺板的爺孫倆、清潔婦打掃街道、端著咖啡站在騎樓下等客戶上門的房屋仲介業務、高架橋下舉著廣告看板的中年歐吉桑……有時花很長的時間在想要攝取的畫面附近守候，城市裡值得留影的事物很多，每天都透露著新鮮。

不像家裡永遠是杵著不動打遊戲的兒子，沒有妻子的老男人，一缸魚。

離開家，有時讓他暫時得到放鬆。他其實很想這樣跟兒子說。

有一天傍晚，他騎著車鑽進一條小巷子，巷子盡頭有個婦人蹲在門口淘米，洗好米嘩啦啦將鍋子裡的洗米水往花盆裡倒，再把剩餘的洗菜水往路邊潑灑一圈，罕見的畫面，他忍不住用長鏡頭拍下地上那圈水痕和婦人背影。那寬厚背影好像春芳，婦人離開後，趨近一看，是她家門嗎？門口的電線桿下栽植了時鐘花、新娘草、變葉木、七里香……，矮小的七里香叢開滿潔白小花，晚風吹來，一陣花香浮動，他的心情彷彿也被搖晃了一下。後來他又騎車來過小巷幾次，卻從未再看見那位婦人。若是沒有照片，他會懷疑是自己的幻想。

從家裡移動到不知名的巷弄道路，是他退休後的上班路線，每天遇見不同的人與事，讓他的生活不致那麼單調。他還報名了長青學苑的電腦班，學習修改照片的技巧，退休後看似清閒好像更忙碌，他常追趕著回家吃晚餐的時間，和上班時的作息一樣，這點讓他莫名心安。

兒子吃過晚飯會待在房間玩遊戲，他在客廳上網，掃視外資股市交易狀況，算一下基金要不要贖回，抓緊獲利時機。以前常去沖洗相片的相館老闆跟他說，珍愛的照片最好掃描成數位檔案可保存更久，他在電腦班學會修片基礎後買了掃描機，兒子還以為他整晚都坐在桌機前忙著處理老照片。只有他明白這是在複習過去的生活，現在才抓緊了回憶，還來得及吧。

整理光碟片時，發現電腦班同學借給他的「虛擬人生」遊戲片，這是同學介紹他玩的，說明書上寫著：「遊戲主角越來越像你，虛擬人生越玩越真實」、「多達二十餘種職業，遊戲會依不同職業出現不同事件，讓玩家感受不同職業的酸甜苦辣，體驗不同人生成就。」

本想了解一下兒子整天沉迷的世界究竟是怎麼回事？玩了幾次，發現不管設定什麼職業，主角都在拚命

打怪獸，他以為真像說明書上所寫：設定的主角會越來越像自己，但最後只是打完怪獸，進入下一關，或是 Game over，重來一次。「虛擬人生究竟是誰被虛擬了？」他實在想不透。

他忽然想起以前只要加班一定要把所有報表核對無誤才肯回家，每天打遊戲打到天亮的兒子，其實和自己以前熱衷加班沒兩樣。當他看見昨天揮手道別的同事拎著早餐走進辦公室，才發現氣密窗外的天色已大亮，而他在日光燈管下徹夜奮鬥，根本無法察覺光線變化。回到家，吃完早餐躺在床上瞬間，整個人或許就像兒子，攻下了敵手地盤洋溢得意神采。

他打開掃描機，接下來掃描兒子小學時代的照片要花不少時間，他決定先去倒杯水。經過兒子房間，門沒關，房間牆上有整面木格子的裝飾，裡面擺放了超過三百部的火柴盒小汽車，這些都是兒子的寶貝。瞥見他螢幕上還是一片腥風血雨，兒子正在策略聯盟，他握著滑鼠食指連續瞬間點擊，罩著耳機的他無間殺手，殺到紅眼，兒子會倏然挺直腰、肩膀微微顫抖，被大型死亡嘉勉的姿態像極了小時候帶他去夜市撈金魚的表情。

他記得兒子那次撈破五六支小紙圈，還要求再玩一次，他沒發現兒子偷偷把魚指在手心，一路還笑嘻嘻，他以為兒子玩得很開心。直到睡前帶他去刷牙，發現他的手腥臭無比，氣極敗壞的罵他，那些握出肚腸的魚都扔到哪裡？

兒子什麼都不說，只是肩膀微微抖動，以為他要哭了，他卻咧開缺了上排牙齒的嘴巴，笑著說：「那麼多魚，原來也會死喔。」

這個家或許很早就傾斜了。

如果每個家人是家庭拼圖之一，妻子是透支過度的光源，兒子則是被困在童年，長不大的孩子，最冷漠的莫過於他，以為賺錢餵養家人便已足夠。

直到他退休後才發現，他們都坐在不對的位置。

有件事讓他特別難過，兒子讀小一時，看見懇親會上好多媽媽出席，抬起頭問他：「為什麼別人的媽媽不會死，只有我的媽媽會死？」

死亡的問題，他真的無力回答。

雪芳那時得了子宮頸癌，一發現已是第三期，化療了幾年還是敵不過病魔離世。撐了兩年，家裡沒個女人實在是一團亂，兒子唸小四，他才娶了春芳，以為兒子此後就不會半夜睡醒找不到媽媽而整夜哭泣。

結婚後春芳肚子一直沒動靜，醫生檢查後說是輸卵管阻塞，要生孩子得量基礎體溫和打排卵針，他覺得生或不生不是什麼大問題，他讓春芳自己決定要不要固定打針，畢竟是女人的身體承受痛苦。就像他永遠無法真正體會妻子究竟失去什麼，如今或許才稍微想通，那或許是從一個女人轉變為女性的痛苦。

以前辦公室的同事，很多女孩連婚都不想結，或是結婚後也不想生孩子，可能連春芳盡力疼愛前妻遺留的小孩這種古典想法，現在也很少見了。或者不能生育，也存在於妻子所失去的畫面裡。

直到他掃描過許多春芳的照片，她緊摟著兒子歡喜自在的笑容，封存於照片中的表情，掃描機的每一道光線咻地滑過，就像按下快門閃光，這時，他才算是完整參與了妻子存在這個家的時間。

他回到桌機前繼續掃描兒子小時候的照片，這張春芳勾著他的手，兒子頭上綁著紅帶子，全家一起去學校參加運動會，他那次一百公尺跑了第二名。那天的天氣很熱，太陽很烈，是夏天，三人都笑得很燦爛。照片裡的時間，停在他最想一再重返的時刻。

他每天就這樣一張張掃描相簿的照片，全家人都在一起，誰都不曾離開。

春芳走後，兒子很少浮現笑容。他不升學、不就業、不進修也不參加就業輔導，終日無所事事待在家。一開始他想男孩子當完兵應該比較成熟，想通了自然會去工作。沒想到每份工作都與他磁場相斥，不管到哪兒都有個看他「不順眼」的主管或同事，餐廳待不到三個月就辭職，大賣場生鮮部打工不到一個月又和主管吵架。他很納悶，話少的兒子到底怎麼跟人吵架？

兒子想要的東西不多，小時候只喜歡小汽車，經過文具店，必定的步驟是停下腳步走進去、在玩具車專櫃蹲下來，臉貼在玻璃櫃癡心望著裡面的小汽車，最後變成非要挑個挖土機或小卡車才肯離開。家裡已車滿成災，他帶兒子出門時，得事先想好撤退路線，避開可能販賣玩具車各種商店，不管怎麼事先計劃、預先提防，最後還帶回一輛輛小汽車。

「會寵壞孩子不只是我呀。」春芳笑著對他說。

「他就是不走哇，巴著那櫃子，也不說話。」他只能抓抓自己的小平頭，表示無奈。

妻子一把將兒子抱起來，親親他臉頰，「嗯，好厲害喲，不用說話還是得到一臺小車車喔。」

「欸，妳不要這樣寵他，他怎麼做，妳都誇。兒子你說說，為什麼這麼愛小汽車？」

那是我第一次問兒子這個問題，也是最後一次。

只見兒子把剛買的那臺小汽車放在春芳肩膀上滑來滑去，非常細小的聲音從他嘴裡冒出來：「開著小車車可以去找媽媽……」

兒子的回答沒有任何停頓，像是經過長時間思考，讓他頓時驚住了，忙不迭瞧著春芳的表情。他想，他聽見的「找媽媽」或許不是眼前這個媽媽。

「你聽聽看……我們兒子這麼乖，我就是要寵他，你不覺得他真的好乖好乖。」

春芳或許也聽得出來，但她沒有改變過疼愛他的方式，直到她離開的那天早上，依然做好兒子和他的便當，也切好了水果裝在保鮮盒。她以一個女人的秩序，完成她想過的生活。

將近一年了。他開始熟悉失去妻子的生活，也遺忘妻子那幾個莫名消失的週末下午，反而經常想起她的聲音。

少了女主人的家有些寂寞。他變成有點積蓄又有房子的老男人，想方設法為他介紹老伴的人不少，幾個老朋友不只一次警告他，這樣養著兒子，老本早晚被啃光。

他很想明確的和大家說，他不需要女人，跟兒子這樣守著一個家過日子，沒什麼不好。說的再多，無人相信。

「別寵孩子啊，老本被啃光，到時候欲哭無淚喔。」管理員拍拍他的肩，嘆了口氣說。

下午牽著單車進電梯時，碰上正在巡視社區大樓的管理員，兩人年紀相仿，碰面不免聊上幾句。管理員繼續細數被孩子綁票的人生：「像我就老歹命，太晚結婚，現在小人才讀小學，拖磨到七十歲，他才念大學，哪有本給他啃啊。還是你好哇，沒人整天碎碎唸，去哪裡漂撇，攏沒人管……」

他何嘗不懂人老要靠棺材本，管理員悻悻然的口吻一直迴盪在耳邊。他不喜歡自己那麼一點點幸福，還得夾帶罪惡感，彷彿他死了老婆不該擁有快樂，連同也失去了咧開嘴微笑的自由。

他非常明白自己終究無法被兒子啃蝕一生，他會老會死會消失在這世界上，當然帳戶裡的數字也會慢慢減少，經由他人比較分析的人生，他現在是個幸福老人。

捧著兒子小學時期的相簿，他走到窗前，看著城市的夜，遠遠近近妝點著朦朦朧朧的光暈，他像是端著一個家的標本，站在自家窗前憑弔最想念的時光。

這些時間，他終究都失去了。

對面住家那盞嵌燈還是顧自亮著，深夜遙望那持續的光，不那麼刺眼了。

他天天出門，兒子天天待在家。他的兩個女人先後離開之後，他發現，人的情感終究有極限，人生也是一樣，只是誰也不知考驗會以什麼方式來臨。但是，他也禁不起任何人忽然消失了。

「說不定他也是這樣想，才不想離開家吧。」

他低頭望著相片中小學時代的兒子，靜靜的對他說。

凌明玉

個人簡歷

凌明玉，現就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碩士班。現任出版社特約編輯、耕莘寫作會講師。曾獲聯合文學巡迴文藝營小說首獎，中央日報小說首獎及小小說獎，宗教文學獎小說首獎，世界華文成長小說獎，吳濁流文藝獎小說類、民生報兒童文學獎等。著有《愛情烏托邦》、《打開甜蜜口袋》、《不遠的遠方》等書。

得獎感言

又開始寫小說，彷彿系統重整，重新開機後，發現最喜歡做的事還是沒有改變。謝謝支持夢想的力量一直都在。



〈消蝕〉評語 陳雪

妻子死後的丈夫，「失去兩個母親」的兒子，逐漸自社會隱遁，文字簡潔、精確而饒有深意的形容，令人激賞。看似疏離的兩父子，每日極其無聊的生活中，往事浮沈於這個日漸安靜的家，好像只有養育小金魚的魚缸裡還有生命，但作者筆下不帶批判，沒有刻板，在清淡而空洞的場景裡堆疊起各自內心崩壞的過程，看似淡漠的關係，卻又透過些許小事，讓讀者發現這個「頹廢青年」默默接掌起母親的工作，暗自照顧著老邁的父親。許多對於家庭生活的細節，細膩而驚心，共同生活是不努力就會逐漸下墜毀壞的危險關係，情感雖有極限，但守住當下現有的，或許是失怙之人唯一能做的，「守護著家所以不離開家」，作者為「繭居者」找到極佳的心理執念。寫來不落俗套。

優選獎作品

輻射人

作者 冷言

*本文已榮列於高雄獎全文刊出

冷言

作者簡介

台灣推理作家協會理事長，熱心推廣台灣推理小說創作。其短篇推理融合著慧黠、幽默和諷刺。而長篇推理則是恪守本格推理的要求，風格截然不同。

出版作品：短篇推理小說集《風吹來的屍體》、《請勿挖掘》（明日工作室）。

長篇推理小說《上帝禁區》（白象文化）、《鎧甲館事件》（馥林文化）、《反向演化》（皇冠文化）。



得獎感言

我想透過〈輻射人〉這部小說，描寫高雄這個城市、描寫核三廠以及在高雄與核電廠討論生活的人們。推理小說一直是我書寫的主軸，〈輻射人〉也是以推理小說的形式呈現，因此當我得知這部小說得到打狗鳳邑文學獎時，相當驚訝。感謝評審對這部小說的肯定，以這麼純粹的推理小說形式得到文學獎，在台灣例子並不多。

日本核災發生後，很多人關注的議題都集中在該不該廢核。但我想透過這部小說，多少讓讀者注意到不管廢不廢核，都有一群在核電廠默默工作，並且受到輻射傷害的人。

未來我也會繼續以高雄這個城市為背景，創作更多屬於台灣的推理小說。

〈輻射人〉評語 蔡素芬

以發生在高雄的命案為引，展開對核電安全問題的深刻批判，也呈現包商制度損及專業的建立，點出重要安全問題卻草率把關漠視人命的荒謬政策。

作者站在人道的立場，憂心核安，將近年台灣人民關心的核安問題，以引人入勝的情節組織為容易閱讀的小說，並從中啟發對核安的認知。作者採用推理的方式、輕鬆的筆調，將死亡與核安結合，寓意明顯。

雖然筆調是輕鬆的，但主題卻是如此沉重的反映出輻射外洩威脅生命的嚴重性。在追查命案的過程，作者精心布局，環環相扣，結構的嚴密和推理的一絲不苟具有說服力，使其所要駕馭的主題可以深入淺出的被讀者領會。而在反映主題之中又適時穿插男女情感追求，穿科打諢，全為了成就核安的終極關懷，可說是經過提煉後，相當自信嫺熟的書寫策略。

小說類決審會議紀錄

時間：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一日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決審委員：李喬、李維菁、彭瑞金、陳雪、蔡素芬（順序依照姓氏筆畫排列）

列席：陳美英、林美秀、張文聰、陳嫻如

會議記錄：吳春慧

初選結果

小說類共有一百三十件作品參賽，由五位評審選出十六篇作品進入決審。獲得兩票的有四篇，一票的十二篇。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票數	作品名稱
兩票	〈冷海情深〉（陳雪、蔡素芬）、〈幻身〉（李維菁、蔡素芬）、 〈輻射人〉（李喬、彭瑞金）、〈樂園異聞〉（陳雪、蔡素芬）

一票
〈自始至終〉（李維菁）、〈魔鬼草〉（彭瑞金）、〈消蝕〉（蔡素芬）、 〈原諒〉（李喬）、〈不存在的港口〉（陳雪）、〈美食〉（李喬）、 〈重逢〉（李喬）、〈紅色簾幕〉（李維菁）、〈卵〉（李維菁）、 〈牌人〉（陳雪）、〈存在〉（李喬）、〈二零二四〉（李喬）

評審標準：

評審們推選彭瑞金擔任主席，主席請評審發表對這次作品的整體看法及個人評選標準。

李喬：

我想講兩點。第一點，多年來台南跟高雄的文學有一種不同於北部的特色，但在閱讀這次參賽的作品時，我並沒有感受到作品間有一個互通的南方風格，這是比較可惜的。第二點，小說組參賽字數規定是六千字為下限，沒有上限，像有一件參賽作品是十五萬字，對評審而言，有評選上的難度。因為文學規範中，短篇小說跟長篇小說是完全不一樣的。其實多數的地方文學獎都是辦短篇小說徵選，我的建議是如果高雄市要辦長篇小說，可以三到五年舉辦一次，而且可以指定已經出版的，設定這樣的標準，評選也比較客觀。所以下次短篇小說字數部份可以設定六千字以上，多少字以內這樣的標準。

蔡素芬：

正如李老師所說，因為有不同的體例，有短篇、中篇、長篇一起評比，這三種字數長度的寫作是有些不一樣的。但我覺得最後還是要總結到文學性的比較上。像短篇小說的要求很高，需要很精煉、可被理解的、有說服力的主題。這次雖有幾萬字以上的長篇小說參賽，字數雖多但很難寫得好。因此從篇幅長短來說，還是以短篇入選的作品居多。另外這次題材非常多元，陳腔濫調的主題也是有人寫，這現象無可避免的每次文學獎都會出現。題材範圍這麼廣，各種長度都有，也增加了評選上的難度。這次的評選對我來說，確實是有些困難。短篇小說裡面，還是有許多好作品，但是差距不大。但因為只有三個得獎名額，我覺得會有遺珠。

陳雪：

前面大家提過的，我就不贅述。我是覺得，因為我們同時評選文學獎跟高雄獎，雖然有技術執行上的困難，不過也讓我去思考，我們評選小說獎還是著重在小說的美學上。因為，同樣的東西放在高雄獎跟小說獎下，它被要求的標準跟背景是不同的。所以我們在評這兩項的時候，有些作品是同時入圍兩個獎項，但實際上它們在不同的項目被提到的特點是不太一樣的。這次小說有幾篇其實我蠻喜歡的，雖然評審結果大家的意見差距會很大，但我想這次非常突出的作品，其實是蠻少的。不過從題材表現也可以看出參加文學獎的人關心的問題是什麼，我覺得這也蠻有趣的。

李維菁：

我覺得雖然這次文章的長度沒有設限，但其實也還好，因為實際看下來，長篇的作品表現得比較不好。其實六萬、十萬字的這幾篇，在技術上也不夠成熟。寫穿越時空的作品有減少，好像潮流已經過了；有些類型小說，雖然不見得有創見，但技術上進步了，還有一些地方性作品出現。剛剛李喬老師提到一些地方性的東西，在我看來，有些談高雄地方性的小說，它其實並不是真的出自對於高雄的觀察，而是硬把高雄的背景加進去，這部份就顯得比較生硬。小說裡面也有一些很精采的作品，這是令人開心的，也有一部份是把高雄這一年來發生的時事放進去，處理的也很好。另外我想要提醒的是，同時入選的作品，有些被評審放在高雄獎，有些被放在文學獎，等一下評選的時候可能要特別討論一下，別造成遺珠之憾。

複選過程

評審們決定先選評小說獎，高雄獎留待最後討論。經過評審討論後，主席決議各評審從獲得一票的作品中，推薦值得討論的佳作進行討論，若獲其他評審支持，可進入決審投票，若未獲評審青睞，直接從決選名單中淘汰。

一票作品討論

〈消蝕〉

蔡素芬：

這篇我很喜歡，因為他寫宅男跟父親的相處情況寫的很細膩。

彭瑞金：

這篇我可以支持。

陳雪：

我也支持。

李喬：

這篇我也推薦。

彭瑞金：

好，那這篇進入討論。

〈原諒〉

李喬：

這篇我不堅持。但是這篇裡面有一句話「我們要真正原諒一個人很難，首先你放過你自己。」很感動我。

〈不存在的港口〉

陳雪：

這篇我不堅持，它確實文字不錯，但是有點太故弄玄虛。

〈美食〉

李喬：

這篇我很支持。這篇我認為有奇特的想像、隱含諷刺。

彭瑞金：

我的看法不同。我覺得它有點投機，就是為了迎合現在與食品安全相關的新聞。

〈重逢〉

李喬：

這篇題材特別、文字細膩。

彭瑞金：

我沒選它的原因它是它吊書袋，實在不需要。

蔡素芬：
故事有點俗套。

〈紅色簾幕〉

李維菁：

這篇我替它稍微拉一下票。我覺得它初看並不是很好，但仔細看發現作者是用心的。它的題材是個年輕人跟父親的關係，被遺棄，然後用變魔術的意象主題來貫穿，其實寫的很用心，有創意。當然有一些寫作技巧上還可以加強的部份，不過坦白說還蠻吸引我的。

彭瑞金：

不過我不太理解，他一個是流浪教師，另外一個角色是流浪情人，這跟魔術師之女有什麼關係？我看不太懂。

蔡素芬：

我想支持一下。我覺得文字質感很好，而且是講情感的流浪還有流浪教師的身份。那主角的父親，作為一名魔術師，其實也是一種流浪的身份。主角用大篇幅講魔術師，其實是在講她跟父親的關係，以及她身為一個流浪教師，她身上許多的學識，其實是來自於她父親。

〈卵〉

李維菁：

我覺得這篇文章好，沒有過多的賣弄，有些人寫底層的心情使用的文字會很拗口、幽怨、有點恐怖，可是這篇的文字描寫剛好。它用「卵」的意象貫穿全篇，一個處於底層、覺得孤獨的人，試圖維護像卵般脆弱的家庭。我覺得小說後面，寫高雄的氣爆，還有拿整箱蛋去砸逃跑妻子的娘家，這部分描寫得相當精采。

〈牌人〉

陳雪：

我其實還蠻喜歡這篇的題材，就是它處理一個掉入社會底層成為舉牌的人，它的結尾還蠻感人的。它的缺點是，這個人如何一步一步掉入社會底層的過程沒有處理好。

彭瑞金：

我支持這篇，這篇就加入第二輪討論。

〈存在〉

彭瑞金：

我覺得〈存在〉這篇，技巧很好。它是講一個紀錄片的攝影師，依導演要求跟這個職業的專業性，在他拍攝這個單親父親帶著小孩的家庭時，他必須被這家庭的人視同不存在。對於年輕人來說，這是很大的挑戰，因為在小孩跟你要東西、講話，你都要當做自己不存在。這個年輕人最後受不了，就辭職了，但跟導演不告而

別後，卻又回到這個家庭，去跟小孩奠定工作之外的互動。我覺得這個存在，有很多耐人尋味的地方。

蔡素芬：

這篇我覺得它寫的比較零碎、片段，有些可以延伸的地方都斷掉了，比方說寫主角跟他女友的部分。剛開始拍紀錄片的時候，爸爸跟兩個小孩子，其實這三者出現的場景並不多，這個存在我覺得更多的是在講述自身存在的狀況。身為一個攝影師，他無法安身立命去做他攝影師的工作。離開後卻又回到原來的地方去。可是後面沒有講到他跟孩子們就進入一種友誼的關係或怎樣。他只是看到那個現象。所以，事實上，這個人他在狀態到底是什麼？我反而覺得這小說是在寫攝影師本身，好像沒有一個特別的目標去執行。

彭瑞金：

他的問題是說，攝影師被要求要把自己當作不存在。但是對攝影師來說，你已經看到這個東西，怎麼可能不存在？所以說，是職業要求他不存在。

李喬：

這篇結構不是很清楚。

〈二零二四〉

彭瑞金：

這是一個預言般的小說主題。

李喬：

故事很好，可以接受。

彭瑞金：

好，那就進入討論。

彭瑞金：

我重新宣佈一下，我們從〈消蝕〉、〈冷海情深〉、〈幻身〉、〈輻射人〉、〈樂園異聞〉、〈紅色簾幕〉、〈牌人〉、〈二零二四〉這八篇，進入比較深入的逐一討論，再來投票。

八篇作品討論

〈消蝕〉

蔡素芬：

這篇作品寫一名男子在前、後兩任妻子都走了後，跟宅男兒子的相處，家裡剩下這種一老、一青年的相處情形。這宅男看起來像現在年輕人一種普遍的現象。父親一直覺得兩個人親子關係有距離，但其實讀者可以發現兒子雖然宅在家裡，他其實在小細節上很關心他的父親。文章最後，其實也有提到他經濟沒有問題，算是

幸福的人。只是一般人容易在幸福上又去找自己不滿足的地方。它把老人跟兒子的相處，失去妻子之後的老年人的心理都寫的很細膩，文字雖然很白，卻又非常自然，具有不錯的描述功力。

彭瑞金：

剛才我有投這篇一票，除了剛剛提到的以外，我覺得文中父親透過跟金魚的對話，去細數人生來時路，這份把現代人寂寞的感受寫得非常傳神。

李喬：

整體而言，這篇文章細膩，寫孤寂老人十分動人，我投它一票。

陳雪：

對我來說這篇獨特的地方在於，它寫一個老人跟一般人認定的宅男，完全沒有批判，最後還用一種方式讓讀者理解，這樣不上班、不出門、宅在家中的男孩，是在守護他的家。這最後有說服我，我覺得這個作者的觀點是特殊的。

李維菁：

我覺得這篇是OK的，這個題材其實不是新的，但是它處理的很好，因為多數作品處理這個題材會比較說教，但顯然它情境跟文字上都是有節制的。其中最精采的，是它加了第二任有趣的太太，外籍太太搭配先生的角色。這個女性角色在小說中給了很大的加分效果。

〈冷海情深〉

陳雪：

這篇其實就是在講討海。它用一種簡省的語言，但這種語言是有連貫的。我不知道它算不算寫實，因為這個行業我不熟，不過它把捕魚和漁獲拍賣的市場這兩個生態結合在一起，用紀錄的方式敘述討海人上岸後怎麼處理漁獲的過程，把這幾個人物的狀態，用一種觀察的角度呈現。我主要看的是它描述這些它想要書寫的主題的能力，抓得很好。

蔡素芬：

這篇在講討海生活、命不由己的題材。我選它主要是它寫的很有感情，它的對白語言是很生動的，雖然不清楚它的台語書寫是否符合規範或是有特別去查字典。它的敘述語言有點像風浪不太穩，但是意象的經營很好，整篇看起來對於海邊的描寫很豐富。後面寫到民俗的部份，當求救無門就去問天，這都是我們可以接受的一般民間習俗，像是發爐、去找神明來指引方向等，整體讀來都蠻感人。

李喬：

表達不是很明確。

李維菁：

我沒有選這一篇。談這個漁民的主題，我自己比較偏好〈船眼〉，我把它放在高雄獎。我覺得這篇的問題是，儘管敘述的部份看的出文字功力，但是就小說來說，對白跟敘述部份的語氣差別實在太大了。而且看了後我

對故事呈現的情感是不是誠懇的一直有疑慮存在。

彭瑞金：

這篇我也沒選。原因是這篇在語感跟漁村的人文風景、自然景觀的描述有精彩的地方，但是我一直看不出來這個漁民為什麼要選擇夜間獨航。失蹤的理由也有點莫名其妙。當然漁民會有這樣的風險，但是為什麼選擇晚上獨自夜航？我看不出來。

〈幻身〉

蔡素芬：

我覺得這個作者相當細膩。用木偶發想，對於木偶的喜歡，談到對人的感情，好像沒有身體的部份，只有精神的部份，裡面跟季子的關係描寫的若即若離，到最後小說中季子知道她要結婚之後，主動跟她聯繫，就可以看得出季子對她的感情以及對自己內在的質疑，她在找答案。裡面有些東西沒講出來，但是這個張力很強。敘述者成為一個母親身分後，她哺育小孩，餵食母乳的時候，親戚來來去去，她好像沒有自己。其實這篇就是對比一個女性婚前婚後，彷彿失去了什麼，她失去個人情感，必須去適應婚姻生活。似乎自己只擁有自己，反而另一半是屬於別人的。這裡面看到很多的東西可以探討，我讀了好幾遍，越看越感動。

李維菁：

我跟素芬一樣，我覺得這篇寫的非常好，而且是職業級的。這次入選有幾篇是從比較女性角度出發的，〈幻

身〉是其中一篇，還有剛剛追加的〈紅色簾幕〉。它們切入的角度都是很有趣的，不過老練的程度跟氣氛營造不同。為什麼是木偶？為什麼是 Cosplay 的投射？多數不會寫的人會寫的像輕小說一樣，可是它寫的非常深沉，是一個女性的自我投射，把生存的意義在一個扮裝上，對一個虛像、對一個幻覺東西的大量投射，然後展演出來，她認識的同儕階層之間的對照。情慾之間的流動，以及後來成為一個母親，主角內心有個地方崩解了，所以那個幻覺，或者那個以前投注大量情感的幻覺始終在纏繞的過程，寫的非常細緻非常迷人。很多作者會把這種次文化的東西，扮裝的、中性的、凡爾賽玫瑰、BL 這種東西放進來，可並不成功。但我覺得這篇作者非常成功。

陳雪：

這篇真的是我的遺珠，我第一次看的時候沒有選出來，這次入圍再讀我非常喜歡。它裡面最特別的，或是貫穿全部的意象，是這個戲偶把衣服拿掉後並不是肉體，是一個白布。那個身體其實是作者對於身體的感受，不管是作為男性或女性，喜愛女性或女性的身體，這樣的飄忽跟不確定，好像是用來承載外面包裹你的身分、你的性別，以及包裹你即將成為什麼樣的人這樣的東西。然後文字鍛鍊的手法也很不錯。

李喬：

它把雙性傾向細膩的描寫，尤其心裡的轉折非常感動人，我能接受。

彭瑞金：

我沒有選這篇。有一點我始終看不懂。為什麼她生了女兒後，遷來高雄，才打電話給季子，為什麼要這時候

才打？

陳雪：

她沒有打。這裡其實是暗示說，她時常想要發送訊息給季子，但是她已經無法傳了，因為她已經把她的號碼刪除了。她總是有什麼話想跟這個人說。

蔡素芬：

她刪除了季子的號碼還傳簡訊，這就是你會心痛的地方，她希望傾訴，可是知道無法被接收。

〈輻射人〉

李喬：

這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主題掌握的很好，直接寫核災側面更恐怖的東西。有關台電轉包的現象，這是臺灣整個的現象，臺灣的公家機關有許多轉包的情形。每個工人進去裡面幾個小時幾分鐘是有規定的……這些事情。它採取有點偵探式的寫法，可讀性高。稍微有點缺點的部分，就是警察間的私人關係，不需要寫那麼多。除此之外，幾個人物的描寫很不錯，像是醫生，寫的真是入木三分，這個職業的良心、所作所為都很感人。這篇作品我特別要講。因為字數設定只要是六千以上就好，沒有上限，這作者很認真寫這麼完整這麼大的主題，我很感動，也很佩服。

彭瑞金：

我也有選這篇。為什麼它要用推理小說的形式？它其實是在講一種社會的連鎖性毀壞。譬如描寫眷村問題，外地人可能很難知道，當年這地區的眷村是怎麼來的，今天擁有居住權的原眷戶不但不住那裡，還不合法的把眷村的屋子私下出租的種種現象。再來就是像李喬老師剛剛提到的人力派遣。人力派遣本來是私人公司才會做的，因為私人公司臨時需要人，才去做人力派遣，而現在連公家機構都在做人力派遣。

李喬：

這是現在勞工界最大的罪惡。

彭瑞金：

對，人力派遣是可以得諾貝爾獎的發明了。而且最可惡的是，拿人力派遣的人去清除核廢料。所以我覺得作者是要避開喊口號的東西，才會去經營這麼多。我覺得他用推理小說形式是要去緩衝滿腔的社會正義感，用推理小說的方式把他的憤怒軟化。其實作品涵蓋的面向非常多，用心去形容社會整個毀壞的情形。我推薦它，也覺得它的高雄性很強。

蔡素芬：

這就是短篇小說跟長篇小說，兩個形式不同，無法硬碰硬。以〈幻身〉跟〈輻射人〉這樣的小說篇幅，容納的主題並不一樣。〈輻射人〉探討眷村的問題、核安、人力派遣的問題。這些問題都是我們社會的病兆。這篇我也很喜歡，可是我把它當類型小說看。它是一個偵探推理的形式，但是它的安排並沒有超出我們的想像。像是最後主角之一也是犯案人之一，這在推理小說中是屬於比較常見的設計。作者對於核電廠必然做了一些



研究，我也很喜歡。但是它真的比較通俗。另外我還覺得它的主題不一定發生在高雄。核三地點在屏東，但是命案、警察這些場景角色都發生在高雄。放在高雄獎，其實有點危險，我是希望它得獎。放在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組，又怕它不得獎，大家沒有讀到很可惜。但是以文學精緻度來說，遣詞用句還是比較一般通俗小說的用法。包括警察之間的對話。但是作者可能是要製造輕鬆的效果，讓我們把這個主題看下去。

陳雪：

高雄獎我有讓它入圍。我覺得它的缺點是，其實不需要這麼大的篇幅。它設計了許多不太必要的橋段。比方說警察之間的對話。其實可以透過這些對話來安排更多的細節，但是它講究得好像是人跟人的關係。這篇比較大的示範是人際關係，不過有些部份我覺得沒有必要。這篇就像素芬說的，用一個通俗小說的形式來包裝，它其實想要講嚴肅的題材。

李維菁：

我也蠻喜歡這篇，它不得獎我會有點難過，但是我比較希望它得高雄獎。我剛剛一直在講希望不要有遺珠之憾的就是這篇。現在多數寫這種類型推理小說的作者大多是花拳繡腿，或者關心核心議題的作品，可能談的是簡單的傷心或頹敗。但這個作者讓人感動的是他是真實地推理情節，把臺灣正在發生，或是一般人看報紙可得到的資料，花心思去做一些推理鋪排。這個篇幅的推理小說並不好寫。雖然就推理本身，它並不是那麼複雜或是令人驚訝。但就我們本地的推理小說，可以寫到這個程度，這麼用心的也不常見。我倒覺得它的企圖除了是推理小說，它更像是電影小說，修一修就可以拍電影了。也正是這個企圖，它才會把人際關係，警

察的前後，或者感情，都放進去。這些就拍電影來說是必要的，才不會讓電影乾掉或者不好看。但是就推理小說，它還是有些瑕疵，譬如說後面解題過程直接跳到兇手太快了；辦案的主角為什麼從中半部過後就從警探轉成牙醫？對於推理小說來講，這是比較大的問題。但是我還是很高興臺灣有人這麼用心寫推理小說。

彭瑞金：

我是覺得推理小說是它的敘述策略，它不是真的要寫推理小說。

〈樂園異聞〉

陳雪：

它講一個青年，他無數次參與很多像是樂生院……等對年輕人來說很憤慨的社會事件。可是它卻把敘述重點放在像是一個遙遠的，像鬼魅般的遊樂園。這個青年正在打工的時候突然遭遇一個異質事件，而故事從另外一個異世界來寫，主角一直去參加關心社會上正在發生的那些不公平的事情。我覺得整個氛圍寫的很好。這個作者很會講故事，把要講的一件嚴肅的事情，用一個像是夏天的一場夢一樣的情節，把它陳述出來。

蔡素芬：

這是一種奇幻寫作的形式，但是很具有影響性，因為是在講一些反抗社會不公義的事情。裡面那些琉璃珠就是代表無法說出自己抗議聲音的人，它把這個象徵化。一般我們看到不公不義的事情會用寫實的寫法，但是它把它奇幻化，用象徵的方式來寫。不過裡面有提到一個是我比較懷疑的，不知道大家的推斷怎樣？就是裡

面提到他跟部落的年輕朋友扛著木筏，從台東走路走到台北，走十幾天。扛著木筏走路。這可能嗎？不過，可能在奇幻小說中，這也不是那麼重要，主要還是看它的意義。作者文筆是蠻不錯的。

李喬：

這篇作品有好幾個問題。第一個，各段的我不同一個人，在小說裡面不可以這樣。第二個，小說想像力豐富、創造情景都是可以的，但是科幻小說的想像力跟幻想的想像應該要有差別。整篇都是寫實風格的敘述，突然插入一個人會在水中呼吸的科幻般情節？這我沒有辦法接受。

李維菁：

我覺得我可以明白這個用意，作者試圖處理一種特殊的氣氛，不過我覺得就是沒有寫好。

彭瑞金：

我沒有選它的原因是，這篇虛的東西寫太多，整個感覺上好像沒有實的東西呈現。至於剛才李喬老師提到的這個問題，第一個，夏曼·藍波安也有在小說中提到，他潛水捕魚的能力其實是超越很多人的想像。第二個是我以前在恆春高中教書的時候，那裡的原住民學生晚上會潛水抓龍蝦，在當時他們耳朵已經聽不到我上課的聲音，是因為從年輕開始一直潛水造成耳背非常嚴重的現象，那也是超越我們想像的。所以就是說，像那種感覺，如果把它誇大，就好像這些人是可以在水裡呼吸的。

李喬：

有腮沒有腮，這已經超越最基本的自然科學。如果從頭這樣寫，當然可以當成科幻小說，可是全部都寫實，

卻一下子突然出現奇幻。

蔡素芬：

我覺得文章內人物取名也有問題。又是部落的人，又是漢人的名字，又有漢人的祭拜。

李喬：

看不出是漢人還是原住民。

〈牌人〉

陳雪：

我喜歡它裡面帶有社會關懷的味道。它把一個人從正常的上班族變成去路邊舉牌的人很細緻地寫出，但是也有點誇張。它寫得好的是其中的情感。我喜歡這個主題，但是我覺得作者沒有把它寫好。這個主題其實很難寫，要寫得不煽情或者能生動刻畫這族群的生活情況。作者的寫法不夠細膩。

彭瑞金：

剛才我有投這一票。牌人當然不是新奇的主題，比較奇特的是父子之間的互動。這其實是在照見一種社會現象。

蔡素芬：

我覺得它沒有餘味，看完不知道它在寫什麼。

李維菁：

〈牌人〉我可以替它爭取。我覺得它其實是在講一個還算菁英的人的自我放逐，去當牌人。乍看以為它要寫寫實或者現實主義，其實寫到中間有點奇幻意味，甚至有點保羅·奧斯特的某些情調。如果它只是像我們以前看到，單純寫勞工階層生活很苦的人去當牌人，反而是可預料的，但仔細看它是在反轉，原先可以當菁英的人，在社會裡上不上、下不下，後來因為一些原因自己去當牌人的自我放逐，然後牽引出一些產業變遷，家庭變化這些問題。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蔡素芬：

但是我覺得作品中他替他兒子去舉牌的設計，有點做作的感覺。

彭瑞金：

大概只能解釋說，他的處理能力不夠。要去處理這個東西也是蠻難的，父子怎麼在這點上獲得和解，這也是蠻難的。

〈紅色簾幕〉

李維菁：

我覺得後面沒有寫好。基本上它寫一個年輕女性親子的疏離，魔術這個部份是個造假、自己發明的幻象，用這作為人際關係的象徵。它的文筆是有魅力的，雖然有點喜歡吊書袋，但我還是看好它的魅力。

陳雪：

它把流浪教師跟魔術師放在一起，我覺得很妙。因為現在的老師到處甄試的過程，就像是魔術師一樣四處去找工作。它將與主角關係疏離的父親身分安排為魔術師，我覺得也很好；我想缺點就是最後的轉折，就是她變成一個魔術師。作者是在講一種信念，有些東西，包括親情人生，只要你相信就會成真。

蔡素芬：

從流浪教師開始，流浪感情到寫魔術師父親到處流浪表演的生活，都沒有安頓下來。小說最後，她終於找到一個教職，她安頓下來。因為有了前面，後面這些東西才精采。她安定下來後，原先父親的表演生活帶給她的困擾，或者她不相信的魔術，反而在她得到安頓後復活了，她居然表演魔術給學生看！整篇的力量就在這裡，父親對她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如果沒有前面那些所受過的流浪感，最後不會在安定的時候產生這樣的影響。這個作者蠻有潛力的，也能表現一些有厚度的東西來。不過整個文章結構層次上有些問題，還要調整。

李喬：

這篇對我來講，讀起來有困惑。現在許多小說時間地點都不設定，就突然開始對話、或突然兩人擁抱、或突然去吃飯。寫魔術師，本身蠻有趣感人，但是時間地點的不設定跟流動，比較難以說服人。

彭瑞金：

我沒有選的原因是，我覺得它沒有辦法很有自信地把這樣的故事講出來，得用長篇論述的方式來說明一些東西。

〈二零二四〉

彭瑞金：

這篇預言小說，我沒有認為特別好。但是筆觸冷靜乾淨俐落。

李喬：

我給的不高也不低，好像很不錯，也好像很不好。人物男女、時空轉動都讓人分不清楚。寫臺灣是中國特區，這個大主題不錯，但是沒有交代得很好，談到一下，焦點又跑掉了，用小點寫大點，但沒有落實。

蔡素芬：

這篇寫回歸的主題，是很大膽的設定。但是回歸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這個主題之下，一定要發生很多事情的，可是它把它轉到當初那些青年政治理念的改變，而且還用採訪的方式，就撐不起這個主題，把它輕淺化了，所以就無法入選。

陳雪：

因為是設定很大的主題，但覺得作品有點太輕了，所以就沒有選。

李維菁：

我也覺得它企圖很大，但是肉不足。

決審投票

評審詳細討論八篇作品後，分別以五、三、一給分，由積分高低來決定前三名。

作品名稱	李喬	彭瑞金	蔡素芬	李維菁	陳雪	總分	獎項
〈幻身〉	1	0	5	5	5	16	首獎
〈消蝕〉	3	3	3	1	3	13	評審獎
〈輻射人〉	5	5	1	0	0	11	優選
〈牌人〉	0	1	0	3	0	4	
〈紅色簾幕〉	0	0	0	1	0	1	
〈冷海情深〉	0	0	0	0	0	0	
〈樂園異聞〉	0	0	0	0	0	0	
〈二零二四〉	0	0	0	0	0	0	

席宣布二〇一四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組名次如下：

首獎：〈幻身〉。

評審獎：〈消蝕〉。

優選獎：〈輻射人〉。

高雄獎

今年特設「高雄獎」，不分文類選出一名。由各組推薦五件作品進入高雄獎決賽。

小說類初步圈選入圍作品共十九篇。獲得五票的一篇，兩票的兩篇，一票的十六篇。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票數	作品名稱
五票	〈輻射人〉（李喬、李維菁、彭瑞金、陳雪、蔡素芬）
兩票	〈寄屋鳥〉（李喬、彭瑞金）、〈甜蜜時代〉（陳雪、蔡素芬） 〈冷海情深〉（蔡素芬）、〈原諒〉（李喬）、 〈天無絕人之生路〉（彭瑞金）、〈明治八年〉（李維菁）、 〈船眼〉（李維菁）、〈美食〉（李喬）、〈阿媽的祕密〉（蔡素芬）、 〈重逢〉（李喬）、〈失控的 Strike〉（陳雪）、〈太陽的血是黑的〉（李維菁）、 〈龍眼樹上〉（陳雪）、〈吹奏海螺的人〉（陳雪）、〈牌人〉（李維菁）、 〈存在〉（彭瑞金）、〈二零二四〉（彭瑞金）、〈記憶的海岸線〉（蔡素芬）
一票	

〈輻射人〉獲全數評審認可進入高雄獎決賽，另外其他四篇，經各評審推薦較富高雄性的作品，再由所有評審投票表示是否支持進入高雄獎。經各評審投票後〈甜蜜時代〉有三位評審支持，〈牌人〉有三位評審支持，〈太陽的血是黑的〉有三位評審支持，〈阿媽的祕密〉有四位評審支持。

主席宣布二〇一四打狗鳳邑文學獎小說組進入高雄獎決選作品如下：

〈阿媽的祕密〉

〈輻射人〉
〈太陽的血是黑的〉
〈甜蜜時代〉
〈牌人〉



